

リメイク

Volume
9

木緒なち
イラストえれっ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tto

怪物のはじまり



ぼくたちの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MF文庫



我们的重制人生

Remake our Life!

09

、三二五一

作者

木绪なち

Kionachi

插画

えれっと

Eretto

制作信息

作者：木緒なち

插画：えれっと

图源：彬彬

录入/翻译：balabalabon（一寒）

校对：法喜充满的八旬老翁

轻之国度 <https://www.lightnovel.u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资讯

epub制作：比你高的华莱士

简介

怪物
她不为人知的起点——

“要和我一起去福冈吗？”我，桥场恭也陪病倒的志贵一起前往她福冈的老家。看到生她养她的故乡，接触到她的家人，我渐渐了解到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夜晚，我被她带到了亡母的画室。了解到决意画画的志贵和家人真正的关系，我下定了一个决心。大艺大，贯之、奈奈子、河瀬川、九路田，大家都在追求各自的的梦想。此时，一直追逐志贵的斋川注意到了异变……青春重返物语、挽回失物的第9卷。

作者介绍

木绪なち

Kionachi

大阪出生，福冈长大。身兼作家与平面设计师。曾因为认真地想要学乐器而买了吉他，但是我的音乐家人生，就被第一次遇到的难关，也就是有名的F和弦给阻断了。搞什么，手指头按那什么位置！

- ◆twitter ID: kionach
- ◆nico生频道：グッドデザデザ@ニコ生
(co2945149)

绘者介绍

えれっと

Eretto

对于自己的运动不足非常有信心的静态人。虽然靠着电风扇战胜了暑气，却因为眼睛会太干，而陷入两难窘境。本人最近的流行就是冷面！

- ◆twitter ID: eretto_
- ◆nico生频道：えれっとのつらつら作业配信
(co2427772)



“以后，该怎么做才好呢？”



、三三二五一变前后

“呜呜~太好了.....哟”



Chapter	Content	Page
プロローグ	夜の独白	011
第1章	正しい町	018
第2章	私と雨	075
第3章	さわって、変わった	130
第4章	いざゆけ	177
第5章	飛梅	222
エピローグ	朝の告白	279

Volume

9

ぼくたちのリメイク

怪物のはじまり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travel in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 もくじ

Contents

Contents

序 章 深夜独白

第一章 正确的小镇

第二章 我和雨

第三章 接触、改变

第四章 前进

第五章 飞梅

终 章 清晨的告白

后 记

序章 深夜独白

2014年。即将进入新的一年12月。

深夜，我骑着摩托行驶在昏暗的夜路上。

我所住的入间市，人口并不少，算不上什么乡下地方。站前有一个大型电影院，公寓林立的所泽离这里也不远，就算有什么买不到的东西，也可以直接前往池袋。

就城镇而言，实在是无可挑剔。

不过，只要远离了车站所在的中心区域，夜里还是有不少昏暗的地方。不同于市中心，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拖家带口，所以夜里外出的人很少，所以基本不必担心有人会在深夜走动。

而我正是那种会在深夜里外出走动的人。

“就不能安几个路灯吗？”

摩托的车灯，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照明。

我所在的美少女游戏公司，自然不会在站前这种黄金地段，而是理所当然地位于一片漆黑当中。

工资也很低，所以我只能借住在比公司更加偏僻的公寓。而我如今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随着引擎的轰鸣，轮胎上的旧灯亮起了微弱的光。

摩托也是一辆二手车。因为之前在停车场乱停车，被自治团体没收贩卖，我才得以便宜买下。包括车灯在内，整辆车都已经很老旧了。不过，我也没有钱去买新车。

一路上，我也没有想什么事情。就算想，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而且回忆一天发生的事，也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

而且，以前骑车想事情的时候，差点迎面撞上一辆没有车灯的摩托。

之后，我便开始全神贯注地骑车了。

但是，内心越是放空，我就越感受到生活的空虚。

“呼……”

又走神了。

我连忙注意前方。

“危险……”

我摇摇头，踩动踏板。引擎发出哀鸣，车灯明灭不定。

“哇，又坏了吗？”

我一瞬间有些担心，但过了一会，噪音再次响起，一如既往地运行起来。我安下心来，继续踩动踏板。

消极的想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甚至都想要干脆将脑子扔进榨汁机里，一了百了了。

◇

家中，也不是可以安居之所。

六叠一间，拥有厨房和组合浴室，是一间有30年历史的公寓。

墙壁和地板也都很薄。深夜，我也至多能够吃着便利店的便当，戴着耳机玩玩游戏了。

虽然很想洗澡，但之前深夜洗澡的时候，被邻居抱怨说声音太吵了，之后我就只能早起之后洗澡了。

“唉……”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躺到床上。能看到的，只有脏兮兮的象牙色天花板。

钟表的秒针咔嚓咔嚓地走着，听起来很吵。渐渐地，我的心跳和秒针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人生真是太空虚了。

翻来覆去地躺在床上，我回想着今天的事。

“又是毫无意义的一天啊……”

糟糕的开发状况、我再怎么催促也不会行动的社长、陆续辞职的同事、冷嘲热讽的玩家。

这所有的一切，将我卷入了漩涡的中心。

“呜……呜……”

突然，我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

一不小心，我就陷入到了深沉的黑暗之中。无数念头涌上心头，我泣不成声。

无力到愤怒。

“这样，不行啊。”

我摇摇头，从床上起身。要是就这么睡去的话，肯定又会做噩梦，继续积攒疲劳。

我从空荡荡的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取出一本画集。两手捧着画集，我看向封面，用手指摩挲那个记忆深刻的名字，泫然欲泣。

“真好啊……”

这份感情不是悲伤，而是憧憬。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前往父亲的老家鹿儿岛时，渡轮的名字。

船体上画着一个大大的太阳，周围就写着这个名字。这段快乐的旅行回忆，也是我之后遇到的这本书的名字。

《Sunflower》。秋岛志野的代表画集。

封面上画着一个戴草帽的少女，在透彻的青空下露出灿烂的笑容。画集中画着不同季节神色各异的少女，发售之后，便获得了巨大好评。

这是拯救了我的书。给予我温暖的书。

明明身处相近的业界，但她是那么遥远。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不自量力的问题。

“我什么时候，也能做出这种作品呢？”

鼓舞人的内心，作品竟然能拥有如此神秘的力量。

对我来说，《Sunflower》便是这样的存在。

我好歹也是身处创作现场，总有一天，我也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许愿是人的自由，但只是一味许愿，自然永远无法实现。

我翻开画集，重新躺到床上。昏暗的房间中，只有画集照出了灿烂的夏日阳光。

“她是……怎样的人呢？”

给予渺小、污秽、一无所有的我以希望的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我知道，作品和作者不能等而视之，但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想。

“不过，和我无关啊。”

虽然在意，但我也无从知晓。而且，在今后的人生中，我们肯定也不会出现交集吧。

在这个无人问津，就连我也只会回来睡觉的小房间里，我在这本画集中看到了永恒。

第一章 正确的小镇

2008年夏末。我和志贵坐上了前往福冈机场的飞机。

从东京前往福冈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陆路，乘坐新干线或者高速公交。但这种方式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即使是比较快的新干线，也要5个小时；而比较慢的高速公交，更是要坐14小时以上。

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采取另一种，空路。这样只需要2小时的时间，而且之后的换乘也十分方便。

“福冈的机场有通地铁，所以可以直接抵达大多数地方哦~”

飞机内，志贵这样告诉我，她似乎很享受这次返乡之旅。

“似乎的确如此啊。”

机场里买的导览册，也是这么写的。而且，福冈机场本身似乎已经相当接近市中心，所以着陆后，我发现，这里的景象也与其他机场不同。

（要是不喜欢飞机的人，肯定会感到十分恐怖吧。）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在大阪和东京，从机场下机后，从机场出发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还挺麻烦的。

我偷偷看向志贵。

她微笑着看着前面的广告牌。

（果然，这就是她的回答吧。）

虽然我们一直在都在一起，但她依然有着我未曾见过的一面。我想了解这样的她。

但是，她仿佛一直都处在和我不同的世界。虽然我们一直在一起创作，但她似乎一直在看向别的地方。

——我想了解志贵。面对我鼓起勇气的请求，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

要和我一起来吗？

我同意了，因为，我觉得这能成为了解她的契机。所以，我没有反对。

就这样，我和她一起到了福冈。

她会告诉我什么？我能从她这里了解到什么？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肯定能了解到什么。所以，我才会过来。

（我倒是不后悔啦，不过……）

我还是有些害怕。

“我一起来真的不要紧吗？”

“怎么了？”

看到我不安的样子，志贵有些吃惊。

“因为，我不是志贵的什么人吧，却去你家里打扰。”

我从未有过福冈，打工最近也过了忙的时候，所以我才能同意一起过来。但事实，要去志贵家里留宿，我是始料未及的。

“没事啦。父亲也很好客，而且要是只有我们和弟弟三个人的话，也有些寂寞。”

“是这样吗……”

“嗯嗯，所以不用担心。”

看到志贵的微笑，我稍微安心了一些，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尴尬。



而且，我还有一个担心。

志贵浑不在意地继续愉快地说道：

“恭也君想去糸岛吃海鲜吗？”

“对啊，这里是海边啊。有什么呢？”

“嗯，糸岛那边牡蛎挺多的，有专门的牡蛎店。好期待啊。”

一眼看上去，志贵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我依然能看出她笑脸下隐藏着的疲惫。

就算在医院里休养治疗过了，也没法这么快康复。她这次回家也是因为搞坏了身子。绝不是什么愉快的返乡。

一想到她的家人一定在担心，我就感到十分苦闷。我也想让她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可是，考虑都轻小说的截稿日期……）

出院后，志贵给责任编辑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时间还有空闲，志贵告诉责编，自己会在努力不延期的情况下，努力调整身体。

当然，无限延期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她未来的事业，现在必须要做好觉悟才行。

志贵安详地看着窗外。广阔的云海中，耀眼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看着这幅神圣的景象，我想起了10年后的世界。

《Sunflower》，拯救了我的奇迹之书。

我那时候想，能画出这种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想和她见一面。

这个愿望，如今已经因为意想不到的原因实现了。而且，我还能待在最近的地方，观摩她的创作过程。

（真讽刺啊。）

我现在面临选择。考虑到她的身体，我只要在一旁静静守护就好，但要是想让她的创作上更进一步，我就必须激励她继续向前。

之前的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吧。

但是，我如今陷入了迷茫。我明明已经发誓要贯彻本心，但一看到她的变化，就马上变回了原形。这样不上不下，肯定会上问题的吧。

学生时代憧憬的世界，已经完成化为了专业的世界。在他们蝶变时，只有我还依然是那个外行。

就在我烦恼时，飞机内响起了电子音，广播表示，飞机马上就要着陆。

“啊，终于要到了。”

志贵回过身来，系好了安全带^王。

一寒：飞机上请勿随意解开安全带。

我也随之系好了安全带，反复思考着刚才的事。志贵今后，究竟会如何呢？

（一定要在这里找到答案。）

应邀来到福冈，我终于能了解到我憧憬的创作者的原点。而这究竟是吉是凶，现在的我还并不知晓。



残暑未消，大阪南部依然是无比湿热。虽然我很希望这残暑能赶紧消失，但很遗憾如今还没有这个征兆。

“啊——公寓里有空调，真是太好了。可是……”

多亏有这一文明利器，我们才能过得这么舒服。现在不在的他们，肯定也过得很快乐吧。

我瞥向桌边空着的两个位子。

志贵和恭也竟然一起去福冈了。

如果他们一起去了九州，我肯定不会说“竟然”，但福冈是志贵的老家。虽然是你情我愿，但就我这个旁人看来，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

事态了。

“志、志贵他们，差、差不多该到了吧？”

眼前这个手足无措的家伙，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摇。

“是啊，之前说16点半左右到达，差不多该到了吧。还有，奈奈子，你手里拿的不是杯子，差不多也该注意到了吧。”

“哎？啊……！”

奈奈子慌忙将手里的维生素片药瓶放回桌上。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也难怪会拿错了。

送别突然决定出门的二人，我们两个被留了下来。这里如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工作室，但果然不出我所料，这家伙完全无心工作。

（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啊。）

但看长相，这家伙的确还挺可爱的啊。

郁闷地噘着嘴，奈奈子没好气地说：

“贯之不在意恭也和志贵的事吗？”

“多少有些在意啊。不过，他们看上去也没有交往的氛围吧？应该只是去尝尝福冈当地的美食，饱餐一顿就回来了吧。”

“贯之你什么都不知道，才会这么说……”

奈奈子不满地嘟起脸。

“哎，发生过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不说这个了，你轻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不是说已经开始写第2卷了吗？怎么没见你有什么进展？”

呜……被说到痛处了。

的确，我现在已经开始第2卷的写作，但严谨地说，现在还处在准备阶段，正在创作大纲，还未正式开始写作。

“嗯，那个，我正在加油啦。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成果。”

大纲陷入了瓶颈。

初稿倒是寄给了责编，但没多久就被返了回来。

邮件里只写了一句：“请认真读一遍，自己觉得没问题了再发过来。”

无言以对。我自己对内容的质量也有自觉。

所以，我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发过去的，但对方果然是专业人士。马上看穿了我幼稚的想法，直接给我返了回来。

（我也大概知道自己的缺点啊。）

虽然我比较擅长构思情节，但是结构设计能力却稍显不足。一年级最初的视频剧本也是这样，我无法区分必要和非必要场景。

然而，我周围有人很擅长这一方面。

（得再找恭也谈谈啊，不过……）

或许我有些太依赖他了。

我曾经犯下过对恭也恩将仇报的罪行。

他自然是没有怀恨在心，我也是打算重头来过。

所以，我现在并不想过于依赖他。要是我不能独力前进的话，就没法在真正意义上和他平等相待。

或许是显露出了一丝烦闷吧，奈奈子露出了微妙的神色。

“……什么啊，我还以为你会跟以前一样顶嘴呢，你也在失落啊。”

“是啊。事情不顺利，自然就没有活力了。”

“嗯……”

奈奈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个，有件事，你或许不乐意听。”

“什么？”

奈奈子有些害羞地偏开头。

“虽然我现在在努力独自作曲，但还完全没有习惯。现在也陷入了瓶颈。”

对了，奈奈子也一直都在拜托恭也做制作人以及提供建议。不过，这家伙根据自己的意志，最近似乎也不那么依赖恭也了。

“所以那个……两个人一起抱怨抱怨吧？比起一个人憋着，肯定要轻松一点吧。”

真是意外。

没想到奈奈子会对我说这些，看来不只是我，心中有些无处发泄的不满。

（这样啊，不只是我啊。）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作为创作者，奈奈子比我更加成熟。

不仅有着主动减少恭也帮助的觉悟，创作时也不会依赖习惯，而是不断摸索着前进。

所以，听她这么说，我稍微有些安心，感觉自己找到了同伴。

“哎……”

“你这个哎是什么意思？不想就算了。”

她依然是那么一副没好气的口吻。

“不，没这回事。感激不尽。”

说着，我郑重其事地朝她低下了头。

“就千万拜托你，听听我的抱怨了。”

“喂，别这样啦，你这么郑重地说，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啊！”

果然，她害羞了起来，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看她这副样子，我笑了出来。

“不许笑，真是的！”

“抱歉、抱歉，就拜托你了。”

我本以为她会找我说恋爱这种麻烦事，本想到反而被她关心了啊。

（我们的关系已经到这一步了啊。）

我越发觉得，那时候下决心回来，真是太好了。

能够和这些人一起抱怨，一起创作，我真是幸运。



福冈机场，真的位于市中心。坐几站地铁，便能到达市内最大的繁华区，这的确是其他城市没有的特色。

再向前几站，便是福冈巨蛋的区域，列车回到地面，宛如行驶在碧波之中，接着周围又很快变成了群山和田野，各种元素聚集在小小的城镇里，真是一座丰富多彩的城市。

“刚搬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实在是太过偏远了，但住着住着，便发现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

志贵愉快地说道。

住宅渐渐和田野融为一体，变成了一幅闲适的景象。经过某国立大学的车站，又过了一站。

“下一站，波多江站。”

广播里播放道。

“啊，在这里下车。”

志贵说着，从座位上起身。

“BODUOJIANG……啊，这里写着波多江。”

车内的路线图上，写着站名的汉字。波多，应该是在海边吧。

想着想着，电车到站了，车门打开。我和志贵下到站台，她领着我爬上去闸机的楼梯。

闸机位于楼梯之上，我们刷过IC卡，走出出站口。

眼前的景色，是一幅十分普通的乡村景象。

“这里就是志贵的故乡吗？”

站前有农协的小楼、小超市、银行，还有一个广阔的停车场。稍远一点的地方，能看到大体育馆和白色的建筑，恐怕是小学或者中学吧。

“呵呵，什么都没有吧？不过，这里是个好地方哦。”

确实，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站名看，我本以为眼前会是一片海景，可也并非如此。

但是，这里是志贵的故乡，所以这幅闲适的景象，在我眼里也变得特别了起来。或许是先入为主吧，我至今还是不敢相信，志贵的家乡会这么普通。

志贵看了看RINE。

“父亲说会来接我们。已经已经到了……啊！”

志贵环顾周围，发出了喊声。

一个男人朝我们走来。

“亚贵，欢迎回家。”

男人露出温柔的笑容，对志贵说道。

她也快活地点了点头。

“嗯。啊，恭也君，这是我父亲。”

志贵向我介绍道。

“你就是桥场恭也君啊。我市亚贵的父亲仁。”

仁先生自我介绍过后，自然而然地低下了头。他大概已经50岁了吧，头发已经变得花白，戴着一副合适的银框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个老绅士。

（这人就是志贵的父亲啊。）

这样说或许有些失礼，但和平稳的乡村风景一样，但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看上去就是一位温柔的父亲。

“啊，初次见面，我是桥场。”

我也连忙低下了头。

“对不起，突然过来打扰。”

“哈哈，没关系的。只有3个人的话，家里就太冷清了啊。好久没来客人了，我现在可是很兴奋呢。”

仁先生轻易地原谅了我的失礼。看来和志贵说的一样，这件事完全不用担心。

“咦？优君呢？”

志贵诧异地看向周围，问道。

“啊，优……在家里呢。他还是那么怕生。”

“嗯，这样啊。”

志贵理解地点点头。

“志贵，那个……在说你弟弟？”

志贵笑了。

“是哦~他是个害羞的孩子，所以很少来这里。”

“对不起，你大老远来的。回去我会好好说他的。”

志贵和仁先生一起解释道。

“啊，没事，我不介意的。”

我慌忙摆手表示道。

志贵以前，也稍微提到过弟弟的事。

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也对志贵很严格，所以她当时也开玩笑地说自己“不喜欢”弟弟。

但我知道，这只是爱的反面，所以我也很在意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看来要过会才能见到啊。）

我感到些许不安。

“车停在那里，我们先回家吧。”

“好。”

我和志贵跟在仁先生身后。走在路上，我思考起自己刚刚的不安。

2个人都没有在意，大概真是因为害羞和怕生吧。

(但果然还是在意啊。)

我也并非期待自己能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但在见面时就吃了闭门羹，我果然还是有些担心。

努力别去在意吧。



Succeed Soft总公司开发室。这是我打工的地方。

最近我的工作已经像模像样，区区打工早已不在话下。

对此我是很有成就感啦，可是，我有一件十分不满的事。这件事待会再说，我现在必须要给上司兄长大人汇报工作才行。

“茉平先生，完成了！道具以及其他图片共20份，已经按你的吩咐，全部完成了。”

我自信心满满地将将打印出的图像递给了茉平先生。

“哦，很快啊。那我看一下。”

随即，他便一如既往地一张张认真检查了起来，一边看还一边点头。这么小的工作还这么一丝不苟，真不愧是茉平先生。

“对了，辈前那里有联系吗？”

“桥场君？不，休假后还一直没有联系呢。”

我有些不满地将辈前发来的RINE拿给茉平先生看。

“我看看。这边的小镇很美，就在海边，听说海鲜也很好吃……真好啊，桥场君。”

“是吧！竹那珂正在和兄长大人辛苦工作呢，前辈却和志贵前辈一起亲亲热热地回了老家。这差距也太大了！既然这样，竹那珂王国国内现在必须要进行罢工才行！哎？怎么了吗？”

就在我慷慨陈词的时候，茉平先生抬起手掌，打断了我。

“给，竹那珂小姐，这里要修改。不能叫我兄长大人哦。”

“哎，不行吗，兄长大人？竹那珂觉得这是仅次于辈前的好称呼啊～”

“不行。我是独生子，也不是你的兄长。”

“可是，茉平先生有一种很强的兄长感！在竹那珂看来，简直是棒极了。”

“不行。再说回刚刚的事吧。”

“是。竹那珂和茉平先生明明都在工作，却只有辈前在享受啊！”

我的前辈——通称辈前——如今正在外出。不过，这个外出可不是心斋桥这种级别，而是去了遥远的福冈。所以，这里的工作也暂时放下了。

我也知道这是事出有因，我也很明白，以辈前的德行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我和尊敬的辈前竟会有一段时间无法一起工作，我还是感到有些寂寞。不，是十分寂寞。



所以，我才会来找另一个前辈茉平先生抱怨，但是，他每次都巧妙地躲了过去，超不爽的。

你为什么这么会躲啊！你是斗牛士吗！是西班牙人吗！

“没办法吧。是志野小姐对吧？知道他担心那个女生，我也劝他一起去看看。”

“哎，茉平先生认可了吗！？”

据我所知，辈前和志贵前辈之间的信赖关系十分深厚。所以我也能理解他们这次会一起去福冈，但没想到茉平先生已经认可了啊。

“哈哈，才不是呢。我只是说的常识。”

“嗯，是吗……”

“而且——”

茉平先生露出些许认真的神色。

“创作者搞坏身子，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结果。虽然她还年轻，但也绝对不可小觑。”

我能看出，他是认真地在担心志贵前辈。

“是、是啊，确实是这样。”

我直觉地认识到，这里是不能插科打诨的。

茉平先生平时说话十分随和，也会跟人开玩笑，说话也很有趣。就算是竹那珂这种笨蛋，也能平等交流。这就是高情商吧！这方面真是无可挑剔。

不过，最近我发现，一旦涉及到健康方面，他就会变得十分执着。之前，竹那珂有些感冒，戴着口罩来上班的时候，他就强硬地和我说，工作不急，让我马上回家休息。

的确，感冒要是传染给其他员工就不好了。不过，这肯定是他不能触及的地方吧。

“总之，桥场君不在的时候，他的工作就由我们来弥补吧。”

“是，竹那珂会努力的！”

只要不在意一些奇怪的细节，茉平先生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前辈。我将这件事牢记在心，决心在辈前回来前认真工作。

（活力、干劲，竹那珂！只要好好干，辈前回来后也会高兴的！）

没错，越是这种非常时刻，辈前肯定越能看出我一个人有多么努力。

哦哦，竹那珂小姐好能干啊！下次企划请你一定来当我们的主力吧……变成这样或许也不是梦啊！

现在就赶紧处理完已经完成的工作，投入新的工作中吧……

“啊，对了，你刚才交上来的图片，有需要重做的地方，稍微记一下吧。”

“哇！你还真是毫不留情啊，前辈！”



从车站到志贵家，只要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真是一片闲适的住宅区。

“这里就是志贵的家啊。”

房子比我想的要大。志贵家是一栋西式建筑，窗户的样式有些特别。

路上听志贵说，最初他们家是打算买刚建成的新房子，结果却发现了理想的老房子，所以就马上决定了下来。那栋理想的老房子，便是这里。

“以前，亚贵经常说这里是魔法使的家啊。”

“我说过这种话吗？呵呵，我不记得了~”

虽然本人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栋房子的确有这种感觉。

（看上去真的有魔力一样。）

窗户和屋顶明显和周围的和风建筑风格不同。要说志贵的故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肯定就是这栋房子吧。

我跟着志贵和仁先生走进家门。玄关十分宽广。房子十分整洁，完全看不出志贵平时不擅打理的模样。

玄关右侧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听志贵说，那里能通往所有的房间。

“客房在一楼，先去放下行李吧。”

好像门已经提前打开了，我将手伸向面前的门。

“咦？锁着……”

门似乎还锁着。

“啊，客房不在那里。这边。”

“这样啊，对不起。”

在志贵的带领下，我们走向另一间房间。

客房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和室。空旷的房间铺着榻榻米，只有一床被子叠放在那里。这间和室在西式住宅里显得有些异样，简直像是改建成了这样似的。

“缺什么的就和我说吧。”

虽然仁先生这么说，但在突然造访的家里，我也不好意思提什么要求。

（等会去便利店买旅行套装好了。）

刚才在路上，我有看到一家朵森，有需求的话就去那里吧。如今的日本，只要有便利店，总能满足需求的。

放下行李，取出必要的东西，我松了口气。跟着一起到了福冈，甚至还住在她家里。就友人而言，有些太过深入了。

“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这是在问志贵，也是在问我自己。

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事。了解了她后我该怎么做？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判断依据，还只是单纯的兴趣呢？我都还没想清楚。

虽然这个家十分温馨，但我却一直十分紧张。志贵未知的那一面，我如今依然没有触及丝毫。

◇

“等晚饭准备好了，我再来叫你。”

刚刚进房间时，仁先生说道。真是意外，我以为会直接到外面吃呢。我还专门多准备了一些饭钱。

“好期待啊~”

志贵说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志贵家很少在外面吃吗？)

我感到些许诧异。30分钟左右，我听到了仁先生的呼唤，前往餐厅。

推开玄关对面的门，四人桌上已经有人坐下了。

是一个男高中生。不用志贵介绍，我也能猜出他的身份。

(他就是优君吗……)

优君坐在那里，略微低着头，长得和志贵很像。志贵要是头发再短一些，肯定也长这个样子吧。

漂亮的脸庞有些中性，人也没有很高，肯定在男女当中都很受欢迎吧。

“晚上好，初次见面。”

我轻声向他问好，可他只是微微低了低头，没有回复。

(对了，志贵说他怕生来着。)

见他不愿说话，我也直接入座。

无言的时间持续了一会。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似乎对我并没有什么好意。

(好尴尬……)

志贵或是仁先生都好，能快点来个人吗？

“久等了~”

似乎是听到了我的心声，志贵推开门走了进来。

“啊，优君，去帮父亲忙吧。”

优君点点头，从座位上起身。

虽然还是没有说话，但似乎还是愿意听姐姐的话。

他离开后，志贵看向我。

“和优君说什么了？”

一瞬间，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嗯，只是相互打了个招呼。”

不想让志贵无谓地担心，我没有深谈。

“那孩子不是很会说话，对不起啊。”

似乎，志贵也在担心这件事。

不一会，优君和仁先生一起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盘子料理，飘出刺激食欲的味道。

“哎，好厉害……”

桌上摆出一个又一个料理。这已经全然超出了家庭料理的范畴。

红酒炖牛肉、五彩缤纷的沙拉、烤面包、暖橙色的浓汤……每道菜看起来都十分专业。

就在我想发问时。

“父亲是厨师哦。”

志贵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样我就能理解了。

“机会难得，今天就好好发挥了一番。好了，吃饭吧。”

脱下围裙，仁先生和优君先到桌前落座，我们开始了晚饭。

就凭料理的卖相，这些菜就绝不会难吃。果然，桌上的料理全都十分美味。

“真是……太美味了。”

我对仁先生说。

“能合你的口味，真是太好了。”

仁先生开心地说。

“果然父亲的料理很好吃啊~”

志贵也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料理。

“真是截然不同啊……大吃一惊。”

我也算是会做菜的人，但不论是调味还是装盘，这些细腻的地方都有着巨大的差距。毕竟是专业厨师啊。

能不能偷师一下呢？我边吃边想。

“我想问桥场君一个问题……”

突然，仁先生对我说。

“啊，是，什么事呢？”

仁先生看上去有些尴尬。

“那个，亚贵……在那边有做饭吗？”

志贵一下子僵住了。

“料、料理，那个，不怎么，呀……！”

瞬间。志贵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锐利目光。脸上写着，不能说哦！

这、这里只能配合了。

“有、有做哦，各种菜都会做。啊哈哈。”

“是吗，那，她擅长的料理是？”

“擅、擅长的料理啊，是那个……”

我立马想到了拉面。但那是从袋里拿出直接用热水泡出来的拉面。而且，即便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她也经常搞砸。

我的眼角瞥到，志贵露出了难堪的表情。不过，我没有见过志贵做饭，自然也无法回答。

见我迟迟没有回答，仁先生轻轻地叹了口气。

“原来如此，我大概懂了……亚贵。”

“是、是。”

“我也不要求你什么都要会做……但为了在需要的时候不至于束手无策，也得学会最低程度的料理啊。”

“是……”

志贵意外乖巧地点了点头。看来，还是得尽快让她结束这种只会泡面的生活啊。

（这样的志贵，还真是新鲜。）

虽然志贵一直都是一个懂事的女孩，但看到志贵这样老实地听人说教，果然还是很有趣。

“那父亲，在家的时候你要教我哦~”

“教了你好几次了吧？每次亚贵都自顾自地做起来啊。”

看着鼓起脸蛋的志贵，仁先生开心地笑了。看着这幅温馨的光景，我这个外人也不禁笑了起来。

（不过……真是个稳重的人啊。）

我再次看向仁先生。

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向后方——也就是背头——大概是做厨师的原因吧。不过，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整洁，给人一种严谨的感觉。

不过表情却十分柔和，虽然和志贵不是很像，但志贵那种独特的温柔应该是从父亲这里继承的吧。

看起来像是一个从来不会生气的人啊。

（相反……）

就在我们三人有说有笑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弟弟优君。

“……”

（哎……？）

不知是不是错觉，一瞬间，他似乎对我投以了恶意的目光。

他马上垂下了眼帘，我们至今为止都没说过话，按理说，应该不会对我抱有什么恶意。

（我应该没说过什么冒犯他的话吧。）

是在否定掺杂进来的外人吗？再加上他之前对志贵乖巧的态度，难道……

（觉得我把他姐姐抢走了吗……？）

的确会这么想啊。姐姐突然带了男性回家，先不论理由，如果我被接纳了的话，确实会变成麻烦的存在啊。

因为，说不定以后会变成家人啊。

（不不不，这也太性急了……吧？）

虽然我这么想，但从他的角度看来，从此之外又能是什么呢？不论情况还是证据，都对我压倒性不利。

毕竟是突然来访啊，肯定之前并未征得优君的同意，只是作为决定事项通知了他吧。也难怪只有他至今一直摆出一副抗拒的态度了。

“弟弟是一个可靠的人。”

我想起了她的话。

一想到他这种态度是为了守护一直以来的家庭生活，我就感到抱歉起来。

（留宿期间，能不能和他好好聊一次呢？）

虽然料理十分美味，我的心情却有些沉重了起来。



和奈奈子签订《工作抱怨互诉协定》后，我们便谈起了开始时间。

我和奈奈子都是择日不如撞日的类型。我们随即去便利店，买齐了东西。

“利久酒买了，果汁买了，小菜买了，手机也关了，不会有人打扰了。奈奈子，开始吧？”

“OK！那就开始抱怨饮酒会吧！”

“好，干杯！！”

咣！易拉罐清脆地撞在一起，一口酒下肚，约定的抱怨会就此开幕。

“我的歌已经唱得不错了吧！也创作过优秀的曲子吧？”

“嗯，的确是有出色的作品。”

“结果我将满含期待的最高杰作上传到NicoNico之后，却没有多少播放量，反响平平啊~”

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就是，会有那种吧？自己以为平平无奇的作品，却深受好评，被说成是自己的代表作。”

“真是的，这算什么啊！！当然，有听众愿意听我唱歌我是很高兴哦。但是……喜欢那首歌的话，为什么就不喜欢这首啊……”

“原来如此~”

看着不甘心的奈奈子，我喝了一口利久酒。对了，奈奈子的酒量弱得惊人，现在已经开始喝起了果汁。

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抱怨的饮酒会。因为不知不觉便会后悔自己为何不去积极思考解决之策，反而会败了酒兴。

但是，听听奈奈子这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的抱怨，自己的烦恼也会减弱一些。



(不过，距离解决还有很远的距离啊。)

只有说出口，心情就会轻松一些。相比于一直失落下去，还是要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

“那，贯之有什么要说的吗？”

“那可是多了去了。”

我又喝了一口利久酒。

“我很不擅长构思啊。预先写好大纲，然后按照大纲写，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要是不赶紧克服这个缺点的话，每次构思就太遭罪了……”

唉，我也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过~要是那么简单就能克服的话，我们也就不用愁了~”

我也明白，这已经成了我的瓶颈。

所以，我也买过不少情节构思和思路整理的书，为了开拓思路，我甚至还研究起了商业书。

不过，至今依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

“嗯~清楚自己的缺点，也很痛苦啊。”

“是啊，真是让人烦恼不已。”

奈奈子连连颔首。

“刚才说的播放量、选歌、原创歌曲，我之前一直都是依赖别人啊。”

“是啊，因为有一个善于整理思路的人，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自己认真构思过。”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这里。

我们同时想起了他。

“因为不想太过依赖他，所以才想要独立的啊。”

“了不起，不过做不到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啊。”

我们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

要想完全脱离他独立创作，似乎我们还有许多不足。

“可是。”

奈奈子说道。

“贯之如果走投无路了，也会独自奋起吧。”

不是吧？我一直都是把这看作是自己的弱点。

“没这回事。制作游戏的时候，我最后就逃跑了。要是恭也和你不来接我的话，我估计就一直在川越颓废下去了。”

“不过，恭也也只是给了你一个台阶吧。他是相信贯之能做到，才会去阻止你的。”

是吗……就我看来，我是被强行拉走的，不过似乎奈奈子不这么看。

“所以这次也是。只要努力一下，你肯定能写出好作品的。我不太愿意承认就是了。”

先不论最后的评论，她原来是这么看我的啊。

“……是吗，那或许我还没被逼到走投无路吧。”

利久酒的酒面上，映照着我的脸。

刚回川越的时候，这张脸可是太难看了。消瘦而且毫无生气，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但是，恭也帮我恢复了生气。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和老爹当面对峙。

我一直都将这些全部归功于恭也，但是最后踏出脚步的勇气，终究还是出于自己。

（我会变成怎样呢？）

杯中的脸，已经可靠了许多。



第二天，上午我们便出门了。

仁先生和优君都放假了，所以打算开车带我四处逛逛。我对福冈一无所知，他们愿意做导游，真是感激不尽。

坐上一辆四人座的老式迷你，志贵在出发后不久遗憾地喊道：

“哎，牡蛎小屋现在还没开门吗？”

“去了关西，连牡蛎的季节都忘了吗？糸岛的牡蛎，是要到10月末才开始啊。”

仁先生握着方向盘，哈哈大笑。

的确，牡蛎的季节是在“英语中带R的月份”。现在在暑假末尾的8月，August里并没有R啊。要到下个月的9月份才行。

“这样啊……对不起啊，恭也君。”

“没关系啦，别在意。”

虽然有些遗憾，但这也是没有办法。

“前面有一家全年提供牡蛎料理的店，要去看一看吗？”

仁先生关照地说。

汽车行驶在平滑的海岸线上。志贵家所在的前原市，位于糸岛的中心地带，几乎占据了半岛的全部。

生产海鲜，之前也聊过，牡蛎是当地的特产。除此之外，当地的酒和草莓也很有名气。

……不过，这些也都是路上仁先生告诉我的。

“最近盛传要进行市町村合并。好像这周围也都全部要并入糸岛市。”

不过，考虑到合并后的影响，似乎目前还并未确定。在前原市成为中心后，周围的地区如何才不至于衰落，大家正在努力思考对策。

说起来，10年后我经常看的一个主播，似乎就是这边国立大学的研究者，他曾谈到过这边的澡堂和当地酒。他的《宝可梦》和《圣诞之吻》实况都很有意思。

那个，记得是在糸岛市还是波多江直播的吧。

不过，除此之外，我对这里便没有多少印象了。

（我对这里还是了解不多啊。）

回到大阪后，再仔细调查一下吧。

“买了自行车后，我和优君经常来这边玩，对吧？”

志贵说完，优君默默地点了点头。

“远行肯定很开心吧。有好几次，你们都骑着自行车跑到很远，直到晚上都不回家啊。”

仁先生眯着眼睛说道。真是一对亲密的姐弟。

“然后，十字路的粗点心店……”

志贵和仁先生继续聊着周边的事。那家店怎么样了，这个地方变成这样了……明明志贵也不是离家多年，大概这周边变化比较大吧。

被抛到一边的我，透过后视镜看向坐在副驾驶上的优君。

“……”

他依然没有加入这边的话题，即使仁先生和志贵偶尔抛出话题，他也只会默默点头。看起来也不像是生气了，到底是为什么呢？

（看来，今天也没法和他交谈了啊。）

看来要想进行第二次接触，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壁垒这么森严，真不知道离开前能不能跟他推心置腹地谈一次啊。



黑桃咖啡厅的下午，店内没有什么人。

现在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时间，但很遗憾，我今天并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刚一坐下，他就说了起来。

“我和你进了同一家公司，然后你是上司我是下属。本以为会天天吵架，结果工作配合得却还不错。总感觉有点恶心，就醒过来了。”

我叹了口气。为什么要突然和我说这个啊？

“我要是有九路田一样的部下，一定会胃疼死的。”

“要是我遇到河濑川做上司的话，也会立刻辞职的。”

我们一起叹了口气。明明平时一直都会吵架，但这种时候却会意外地合拍。这大概就是同性相斥吧。

“到底有什么事？邀请碰巧遇见的我来这里喝茶，肯定是有话要说吧？”

的确如此。我对已经退学的九路田回学校的原因，还有他今后的打算，都有些好奇。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近况。”

九路田想了想我的话。

“是桥场怎么了吗？还是你在烦恼前途？”

突然这么说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不，你问我这种事，肯定是想当作你或者桥场的参考吧。”

说中了。

桥场最近确实遇到了问题，我也在烦恼自己的前途，而且我的确想拿九路田当作参考。全被看穿了。

“嘿嘿，抱歉啊。我这方面一直都很直接。”

“没事。我也是问了浅薄的问题。把刚刚的话忘了吧。”

九路田微微叹了口气。

“最近……那个，我在思考培养人才的新方法。”

大概是顾虑我吧，九路田还是说起了近况。

“作为制作人吗？”

“嗯。你也知道吧，创作者不是给钱就可以了。名实之间的平衡是很难的。”

我能理解。实际上，即便是在专业领域，也有很多公司和制作人把握不好中间的平衡，只能做出平常的作品。

“最近，我一直在和他们商量着制作演员表。本以为这比集资容易，但制作之后才发现意外麻烦啊。不过，这也让我明白了，在乎名声的人意外地多啊。”

九路田这种熟悉业界的人，也依然能学到新知识啊，真是令人惊讶。

在我和他这样的年纪，经常会有人拿年龄当作借口。但是，九路田已经在认真思考自己手下创作者们的未来了。

他的思考已经将我们远远抛到了后面。

“嘿嘿，你看起来很意外啊。”

又被说中了，我一时无言以对。

“是啊，要是你的话，我们这些困难肯定都不在话下吧。”

“我也不是机器人。选择时也会苦恼，选错了的话，也会懊恼。”

他竟然还有人性啊。

“是吗？”

“嗯。尤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该把志野还回去的。”

脑内电光一闪。我想起了最近桥场说过的话。

“你是说，要将她带到动画的现场吗？”

“不，不能将她突然丢进残酷的现场。应该慢慢增加她的原画工作，引导她找到自己的风格。”



九路田喝了口咖啡，缓缓地又起了手。

“我也和桥场说过，志野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创作者，但也因此无比脆弱。所以，要是一直把她放在赌场里，一定会坏掉的。到那时，就无法挽回了。”

他竟然看得如此细致，我大吃一惊。

我也知道，志贵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创作者。但是，我没能看出她的脆弱之处。顶多，只是知道她有些与众不同。

“这种事，桥场肯定是清楚的吧。现在，他们正在一起做轻小说插画的工作，对吧？”

“是啊，我是这么听说的。”

“那，就不需要我多嘴了啊。”

说着，九路田就不再提志贵的事了。终究，我也没有向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志贵搞坏了身子，和桥场一起回了福冈。我也是不久前才听说的。我认为这件事不是桥场的责任，毕竟他也不是志贵的监护人，就算没有提前发现，也没理由责怪自己。

但是，桥场对志贵的关心，已经超出了工作伙伴的范畴。这么说来，很像是恋爱之情，但他们两个现在也并没有交往。

（应该说，他们两个之间，比那个还麻烦啊。）

不论桥场还是志贵，都对人很温柔，所以会有隐藏自己软弱的倾向。桥场倒还好些，志贵从入学之初起，便一直隐藏着什么。

越是相互体贴的关系，在爆发时破坏得就越彻底。

两人都是出色的创作者，所以我很想在最后关头阻止爆发。但是，周围的人都知道那个导火索会是什么。

九路田先是将志贵看作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才是将她看作自己的朋友。所以，他能够做出冷峻的思考和判断。

但是，桥场能做到这点吗？

说实话，我觉得很难。

我叹了口气，抬头望天。

天花板上沉积的霉斑，看起来像是一张悲伤的脸。

（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啊。）

我不想让重要的朋友难过。要是真发生了什么，我希望将伤害降到最低。

希望桥场和志贵都不要受到伤害，我默默祈祷着。



兜风在绕糸岛半岛一圈后结束了。仁先生之前选中的牡蛎料理店今天歇业，所以他准备带我去吃点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东西，带我去了家福冈乌冬的店。

外地人可能不知，福冈人相比较拉面，其实更喜欢吃乌冬。尤其是福冈乌冬，在一部分人心中，甚至比豚骨拉面更加美味。

“开始可能会有些惊讶，但是很好吃哦。”

厨师仁先生都这么说了，肯定不会错吧。

从波多江站出发，开车几分钟。202国道旁，有一家青瓦复古的和风饭店。

掀起门帘，进入店内。

“卷乌冬，很好吃哦~”

志贵看起来十分兴奋，看来是常来光顾。

“你喜欢这家店吗？”

“嗯，和‘美味多^註’一样喜欢，真想将这家店带到大阪~”

一寒：美味多就是志贵喜欢的那个泡面，台版翻译作金贺岬，可能是闽南话？原文是うまかとよ，没有搜到同名的泡面，不过看到有个叫うまかっちゃん的，或许是原型，感兴趣可以试试。

老翁：没错，就是闽南语的「很好吃」。

似乎，这家店的面全都是在本店做的，如果不在汽车配送范围内，甚至不会开设分店。

“软软的面很好吃哦~而且，这里的乌冬里设下了陷阱，恭也君一定要发现哦……”

“陷阱？”

听到了一个乌冬业界中罕见的词。

仁先生笑了。

“福冈的乌冬很软，所以能马上将酱汁吸收。要是一直放着不吃的话，面就会不断增加。”

“真是的，父亲不能提前说啦~”

志贵不满地鼓起了脸。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看来，得快些吃完才行啊。)

四人做到坐垫上，点了店里推荐的牛蒡天乌冬。在福冈，似乎牛蒡天是最常见的天妇罗乌冬。

“久等了~牛蒡天4份。”

不久后端出来的乌冬，的确如志贵所说，软软的，吸满了酱汁。

(完全是讚岐乌冬的对立面啊……)

和重视筋道的讚岐乌冬，完全水火不容啊。

味道到底如何呢？我虔诚地吸了一口。

“……好吃！”

真是少见的味道。

酱汁以飞鱼汁为主，很好地引出了海鲜的鲜味，和软软的面很搭。面并非完全的主角，而是和酱汁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亲和的搭配，我以前从未吃过。

“真好吃~别的地方都吃不到啊。”

志贵感慨地说。的确，这个在别的地方是吃不到的。

就在我为自己的初体验感动不已时，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亚贵开始插画的工作了吗？”

我的手停下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问这个呢？

“是哦，现在在画小说的插画。”

我的心跳瞬间加快。

志贵并未向家人隐瞒自己的工作。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搞坏了身子，才回家的。

从父母的立场来看，应该会自然觉得工作是搞坏身体的元凶吧，即便要求减少工作或是停止，我也能够理解。

莫非，是要对工作提意见吗？在我在场的时候提这件事，肯定是什么目的的。

我吞了口唾沫，等待仁先生的反应。

可是——

“是吗？工作一定很辛苦吧，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仁先生似乎并无意指责志贵。

“嗯，让你担心啦。”

我霎时放松下来，一时间还以为仁先生会说什么呢。

志贵很重视家人，能得到父亲地理解，真是太好了。

（之后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对策啊。）

我重新看向眼前的鸟冬。

瞬间——

旁边传来了我首次听到的声音。

“姐姐——”

我吓了一跳。

一直沉默的优君，突然开口了。

“优君，怎么了？”

志贵温柔地问。

优君一动不动，保持着沉默。筷子放在桌上，手放在膝上，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他直直看向志贵。

“姐姐，不是……不画画了吗？”

“哎……”

我情不自禁地看向志贵。

那里没有了她平时的笑容。面向优君的脸，愧疚而又悲伤。

我记得这个表情。

不可能忘记的。那段悲伤的未来回忆。

（是她说自己放弃画画时的表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志贵何时说了这种话？

优君朝着沉默的志贵继续追击。

“明明都说了不会再画画了……！”

强硬的口气。像是在责怪志贵似的，发自内心的诘问。

“姐姐……！”

优君再次呼唤志贵，要求回答。

她的表情一成不变，最终——

“对不起啊，优君，我果然还是喜欢画画。”

“为什么……”

优君瞥向我。那个眼神里，没有丝毫善意。

用厌恶的语气，继续说：

“去了艺大后，姐姐……”

“优，住口吧。”

这一声虽然简短，却又沉稳而坚决。

是仁先生。

“……”

优君不说话了。

“我走着回家，先走一步。”

说完，优君静静地走出了店里。留下三人无言地看着眼前的乌冬。

说实话，气氛很尴尬。

“好啦，得赶紧吃乌冬了，不然这边的乌冬可是会无限增加哦。”

为了缓解尴尬，志贵开口道。我和仁先生这才继续吃了起来。

（志贵……到底发生过什么？）

以这种意料之外的形式，我看到了她心底过去的一角。

第二章 我和雨

和奈奈子抱怨过后，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当然，这并不能提高我的构思能力。我努力重写的大纲，又被返了回来。

（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啊。）

幸运的是，已经完成的轻小说第1卷，获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第2卷也会得到更多的推广。

但是，在重要的第2卷开始动笔前，我就陷入到了瓶颈之中。

“你的想法很好，场景的描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欠缺将它们完全结合到一起的能力。”

责任编辑藤原老师也终于忍不住打来了电话。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正确答案。要是我不能掌握正确的做法，之后还会继续在这里跌倒。

（我明白的，对方也是做出了采取了对策。）

我明白编辑的关心，以及我自己的不足。但是，现在的我的确做不到，而且也不觉得自己之后便能做到。

得想想办法才行。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他的面容。

（恭也……你会怎么做呢？）

我已经不会再依赖他了。要是继续依赖下去，我就只能再次依附于他。

所以，我绝不会这么做。

“第1卷的时候还是处理得很好啊……那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编辑的话刺痛了我的内心。我无法告诉他原因。

虽然我和他说过，自己有让信赖的朋友谈谈感想，但是恭也的做法，已经算是参与创作了。

“再努力看看吧。好在开始得比较早，还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构思大纲。”

“谢谢您。”

“不过，在这上面花费太多时间的话，写作的时间就会减少啊。”

“是……”

“要是不改变一下思考的方式和角度的话，以后还是会陷入一样的瓶颈的。”

完全没错。我向他道谢后，挂断了电话。疲惫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倒在床上，遮住脸。

“可恶……我还以为能行呢。”

独立写作的应征原稿获得了新人赏，我成功出道。

不够，我被看中的并不是作品的完成度，而且想法和崭新的情节，是对璞玉的发展期许。

编辑也和我明确提过这点。如果能弥补这一不足的话，我的作品将会得到更高评价；写出好作品的话，我自己也会更有动力。

可是，在文库本的修改阶段，我便遭遇了挫折。可那时我并没有将这个看做太大的问题，于是拜托了恭也，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的小说。

恭也马上就行动了起来，他马上提出了我急需的意见。我将选择全部委托给他，和编辑的交流也顺利了起来，可以说是可喜可贺。

然后，便落到了现在的田地。

恭也的建议“过于正确”了。因为他的帮助太大，这部作品一旦没了他，便瞬间停滞了下来。

这样的话，我就只是一个半吊子作家了。以后也只能依附在恭也身上了。

现在正是决定我未来的时刻，是自己能否改变的试炼。

“必须要想办法啊……”

按照奈奈子的说法，我现在肯定还不够苦恼吧。我必须自己独自思考，做出之后的选择。

房间里，响起了我的呻吟。



乘车回家，优君果然已经先回来了。但是他一直窝在自己的房间，没有出来见我们。

“他还在生气吗？”

志贵担心地说，盯着优君紧闭的房门。

“对不起啊，桥场君。优失礼了。”

仁先生道歉道。

“不，您不必在意。我也……”

我现在更担心优君的情况。

“虽然是个温柔的孩子，但现在正是叛逆的时候啊。”

仁先生苦笑道，看向优君的房间。

作为父亲，他一定有自己想法吧。或许，优君对志贵的想法，仁先生也有共鸣之处。

（因为某些事，无法纯粹地支持志贵吧。）

看来，是我不宜接触的事。

“距离晚饭还有些时间，我先回房间里休息一会。”

仁先生说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啊，是。”

只留下了我和志贵两个人。

我一下子无所适从了起来。

（糟了，完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

就在我准备提议各自回房间消磨晚饭前时间的时候——

“恭也君。”

志贵说话了。

“我有话要对你说。”

“哎……？”

肯定，是刚才的后续吧。

肯定不是什么轻松的话题。

“嗯，好啊。去哪说呢？”

“那就去母亲的房间吧。”

——果然，是重要的话啊。

◇

志贵的家，是一栋4LDK的住宅。

1层是餐厅、客房，2楼则是优君、志贵各占半个房间，还有仁先生的房间。

换言之，还有一个，是母亲的房间。

(是那里吗？)

1楼，我开始时险些弄错的房间。门锁着，大概就是那里吧。

“这里哦。”

猜对了。志贵果然带我来到了1楼正对的房间。一把陈旧的铁钥匙插进锁孔，咔嚓一声，门慢慢开了。

“一直没有人用，所以灰尘可能会比较多，对不起啊。”

志贵说着，转动了门把手。

“哇啊……”

房间直通房顶。虽然狭窄，但是因为这里是个天井，所以并不会感到压抑。

透过天井照下来的光，确实能看到灰尘在光中起舞。但是，我之所以惊呼出声，是因为房间内的陈设。

左右高耸的书籍上，摆满了画集、写真集还有资料。墙面上装饰着人偶、艺术品以及绘画。阳光透过天井上的窗。摆放着一张放满了画具的办公桌。

这是一个画室，志贵母亲的画室。这里被原样保留了下来，仿佛下一刻就会有人进来开始画画一样。

我自然惊叹出声。我立刻看出，这个房间的主人真心热爱绘画，并且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更重要的是，这里有和志贵同样的味道。

（这里便是志贵的家乡啊。）

看了这里的土地、人、家，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这件事。这便是志贵成长为今天这样的原因。

“母亲一直都在这里工作。早上，送走我、父亲还有优君后，便会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

志贵温柔地抚摸着母亲曾用过的桌椅。

我不清楚她母亲的事。只知道她的母亲是一名职业画师。

“我要说的是……”

她突然说。

“我要跟恭也君道歉。”

志贵看着我，深深低下了头。

“哎……怎么了，志贵？”

“我说了一个谎。对不起。”

志贵的谎言……我完全不知道。

“之前我们一起去了水族馆吧？”

“嗯。”

那个时候，志贵第一次告诉了我家人的事。

母亲是个画家，有父亲和弟弟。最重要的是，她告诉了我自己画画的理由。

可是。

“姐姐……不是不画画了吗？”

我想起了之前优君的话，这时，我才将事情联系了起来。

“啊，难道……”

志贵点点头。

“嗯，没错。我说是为了让父亲和弟弟高兴……那是谎话。”

这样啊，那我就能理解优君的反应了。

他不希望志贵画画，希望志贵能够放弃。

看样子，志贵也是知道他的心情，过去和他说过自己会放弃吧。

“我之所以进入映像学科，也是因为这里不会画画。要是去美术院系的话，他们一定会担心。”

果然是这样。

映像学科里，没有素描课程。虽然在外学科体验课程中会有绘画课，但除非想要进入动画业界，不然基本没人会去接触绘画。

但是，志贵却一直在坚持画画。不是任何人的要求，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不是男朋友这么浅薄的事啊。）

我为自己浅薄的想象羞耻起来。

“当时以为，尝试一下别的领域，应该也会很高兴……但并不是这么回事。别的是虽然也有意思，但画画才是最有趣的。我没能改变自己。”

志贵的笑容里，能看到未来的她那种寂寞和成熟的影子。

“母亲一直在兼顾家务和热爱的工作，最终累倒去世了。”

志贵怀恋地看着办公桌。

“妈妈很爱画画。她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长大后能成为一名画家，她真的很开心。和父亲结婚后，也一直努力工作，结果病倒了。”

顿了顿，志贵看向天井。

强烈的阳光透过窗户，让人感觉些许炎热。

我突然想到，这个画室也是和《Sunflower》联系在一起的吧。

“我和父亲都知道，母亲是多么热爱画画，所以都能理解母亲。可是……”

“弟弟，优君并不理解啊。”

志贵点点头。

“明明靠父亲的收入已经足以养活家人，为什么要拼命工作，把身子搞坏呢？那时候优君还小，他完全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在病重还要坚持画画。”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

要是为了生活或是家人的话，哪怕悲伤，那也还能理解。但是并非如此，那不就是爱工作胜过爱家人了吗？

孩子的话，就更会这么想了吧。

“中学的时候吧，有一天我在画画，突然注意到弟弟在后面看我。我转头看向他……”

志贵静静地垂下眼帘。

“他看上去那么悲伤……我永远都忘不掉。”

“这样啊。”

“所以，为了让父亲和弟弟开心，我撒谎了。把恭也君叫过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

她露出至今为止最悲伤的笑容。

“对不起啊，骗了你。”

“不要紧的。”

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我知道她有多么喜欢画画，又多么喜欢家人。

看着她这样左右为难，哪怕她和我说了谎，我又怎么会责备她呢？又有谁能责怪她呢？

这只是一个痛苦而悲伤的谎言。

安静温暖的画室里，我们沉默了一会。这里明明是一个如此温馨的地方，我却感到无比心痛。

“母亲不在了之后，我还是经常来这里。”

“是来画画吗？”

志贵摇摇头。

“也有那种时候，但是只要待在这里，我就能平静下来。”

对志贵而言，这里肯定不仅仅有寂寞，而是有着我不知道的更加深刻的感情吧。

“关于之后的事……”

志贵说道。

“我准备思考一下与画关联的方式。”

“关联方式？”

“至今为止，我都是直接参与绘画的啊。虽然也有优君的原因，但我自己也想考虑一下。”

我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

我在飞机里想到的事，志贵已经提前开始考虑了。

“但是，我也还没能决定。所以……”

志贵直直地看着我。

“我想听听一直守护我工作的恭也君的意见。你觉得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刀架到了我的脖子上。

没想到，志贵会直接问出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而且，我刚听完她的独白和亲人的话。这些也对我的决断产生了影响，让我不敢轻易开口。

（我不是要贯彻自我的吗？）

我再次反问自己。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虽然志贵有着罕见的才能，但在身后推她一把，真的合适吗？

“我——”

我说不出口。

“抱歉，让我再想一想。”

思考了良久，最后却只能毫无成果地拖下去。但是，我现在确实无法决定她的未来。

“嗯，等以后再和我说吧。”

志贵露出了平时的笑容。

她现在正站在分叉口上。她将自己的过去和软弱全部告诉了我，询问我今后该如何活下去。

那既是她的未来，也是我的未来。

我曾见过10年后的世界。我仿佛听到一个遥远的存在在问我，你还要让那个悲剧重演吗？

“那，差不多回去吧。父亲大概也开始做饭了。”

“啊，对了。得去打打下手啊。”

离开房间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志贵母亲的画室。

这里是那么的温暖而温柔，却也不禁给我一种泫然欲泣的感觉。



“哇——！！是真的很奈奈子前辈！！”

“呀！哎，那个，你没事吧？冷静点啊~！！”

“喂！给你说过吧，不许太激动！！”

大阪阿部野桥站附近的一家露天咖啡厅。一声娇哼打破了周围时尚的氛围。

“对、对不起！竹那珂太感动了，有些激动过头了！！一定认真反省！！”

竹那珂瞬间放下了奈奈子的胳膊，敬了个礼，声音也回到了正常的音调。

“……好在今天客人不多，不然也会给店里添麻烦的。你既然是以制作人为目标，就一定要谨慎才行啊。”

“是，真是颜面无存，下次不会了！”

虽然这孩子看上去轻佻，但还是很聪明的，下次肯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吧。

今天，是和竹那珂约好，带她和憧憬的人见面的日子。

简单来说，就是她想要和奈奈子见面。她最近也挺忙的，桥场也不在，最后见面会的成员构成就显得有些微妙起来。

（桥场真是的，净会把这种事推给我。）



之前的斋川也是，他不会是把我当成保育阿姨了吧？

“不过，真是个有趣的孩子啊~要是看了Nico动的视频的话，我还能理解。竟然因为那个同人游戏成为了粉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哎呀~竹那珂自己说有点不好意思，我的兴趣有点偏啊！”

的确，一般女孩子不会去玩这种色情游戏吧。

“但是多亏了这部游戏，我才能听到奈奈子前辈的歌，真是太棒了！那个，能问你一些歌曲的问题吗？”

“啊，嗯，可以哦，只要我能回答。”

“太好了！那，就从作曲说起吧……！”

竹那珂细致地取出了一一个问题本，对照着开始了提问。

“奈奈子的前辈的曲子，和普通的曲调不同，旋律很独特~以前学过什么音乐吗？”

“嗯，以前奶奶教过我民谣，然后……”

竹那珂并非是模糊地询问自己的喜好，而是具体地询问必要的知识。

之前她向我提问时，我也感觉到了这点。我之后问了本人，她说事前挑选了问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是桥场中意的人才啊。）

对于桥场而言，这大概是能够追赶上自己的人，或许他也从中感受到了压力吧。

指引她和桥场见面的人，真是个了不起的谋士。

（又是姐姐吗……）

她还真是喜欢这种策略啊。这个时候，她肯定也在思考什么策略吧。她就是这样的人。

过了一会，竹那珂的提问终于结束了。

“就是这些，谢谢您，奈奈子前辈！”

“哎呀~……你真是调查了不少啊。小竹那珂以前玩过音乐吗？”

“是，但是，感觉无法登顶，就放弃了！”

能够直接这么说，也是够厉害的。

“对了，桥场有联系你吗？他还在福冈悠闲旅行吗？”

竹那珂用力摇了摇头。

“完——全没有！开始的联系之后，便没有消息了。”

“是吗？桥场还是一如既往啊。”

也不算是合理主义，但桥场除非有必要，不然不会主动和人联系。更让人生气的是，他说“河瀬川也是同样的人吧”，弄得我没事的话都不好主动联系他了。真是的，他算是怎么回事啊？

“恭也虽然在这方面很不上心，但工作的时候真的很认真啊。”

“哇！这种话题请务必跟我讲一下！工作的时候，辈前果然会大不一样吗？”

“当然了！之前一起做音乐的时候……”

奈奈子和竹那珂再次谈起了制作的幕后故事。

都是些听过的话题，所以我便随意看了看天空。真是个好天气。

（这样的天气，去旅行一定很舒服吧。）

他现在和志贵两个人一定玩得很开心吧。要问我羡慕不羡慕，那我自然是羡慕的。

不过，这次旅行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志贵的病，所以大概他们也没法玩得尽兴吧。

不知道志贵的家人能否认可呢？而且，志贵毕竟隐瞒了什么，旅行中或许便能找到答案啊。

希望这会是一场开心的旅行吧。

“那个，竹那珂还是觉得！”

竹那珂突然两眼放光。

“这么多厉害的人聚集在一起，竹那珂真的很想看到这个全明星阵容制作的作品！”

奈奈子有些措手不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哎，嗯，总有一天还会一起制作的吧。”

和刚才不同，听起来明显心虚了许多。

这也难怪。经历过那样的现场，肯定暂时不会想再去体验了吧。而且，现在奈奈子集中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在这种时候，如果再去进行集体创作的话，或许会失去独立创作的感觉。

“河瀬川前辈觉得如何……！”

她接着看向了我。

但我早已有了答案。

“现在还不到时候。”

竹那珂看起来有些诧异。

我微微一笑。

“到那个时候，桥场一定会开口的。”

现在正是大家积攒力量的时候。

而桥场，肯定已经在思考将来的事了吧。

所以，我什么都不会说。等到他开口时，答案自然就会出现。

“有点意外。”

竹那珂连连颌首。

“怎么了？”

“那个，我一直以为河瀬川前辈作为辈前的左膀右臂，会是那种敢为天下先的人呢。”

我以前的确是这样，但现在不同了。

我也变了啊。

在这2年里，我明白了自己才能和思考的上限。未来的发展，肯定也是如此吧。

而且，即便我自己不去开拓，我也能看到自己想看的风景。某个行动力的怪物，一定会率先开路，而我则更适合在一旁辅助。

“不过，要想将大家都聚集起来，果然还是需要他。对吧，奈奈子？”

“嗯，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恭也的企划一定很有趣，我一定会参加的~”

奈奈子看来也是同意的。

“就是这样！”

听完我们的话，竹那珂深深颌首。

“我还想再看到你那个超豪华白金团队对的作品！”

还真是夸张的评价啊。但总比说钻石好吧。

“白金啊……的确。”

志贵、奈奈子还有贯之，或许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字。

而我——现在算是创作者了吗？桥场或许会骂我，但我现在确实无法断言。

（找时间和他谈谈吧。）

刚才竹那珂说，因为无法登顶，所以放弃了。

这句话对我的冲击意外地大。

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位置。要是被“相信自我”这句话魅惑住的话，那就只能被诅咒至死了。

可是，没有人会帮你寻找位置。所有的创作者都必须自己去寻找。你在这方面没有才能，去做那个吧。不会有温柔地替你决定。

创作之神是残酷的。在这个世界，努力往往得不到回报。

或许你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却还是比不上从天而降的天才。这并非是靠时间和经验说话的工匠世界。

不，即便是工匠，也有人能用1年的时间赶超他人5年的努力。可悲的是，才能的确存在等级。

我的长处便是什么都会做一点。因为对各个方面都有所了解，所以可以担任监督或者演出。

但是，只要有经验，这点“知识”任何人都能学会。只有心中有无数构想，能解决一切困难的超人，才能称霸这个世界。

我已经理解到了这点。正因为理解了，所以我看到了自己的上限。

（或许，能保持人性，反而是件幸福的事啊。）

看着眼前欢笑的奈奈子和竹那珂，我突然想到了志贵，不由得露出苦笑。



在志贵家叨扰的第三天。

这天似乎是优君高中的开学日，他早早地便吃完了早饭。

“……我走了。”

“啊，一路顺风。”

在仁先生的目送下，优君骑车向东驶去。他的高中，离家似乎有7公里。

“他一直都骑车上学吗？”

“嗯。即便是雨雪天，也会努力骑车上学。”

“哎……”

我小学、初中、高中都在步行范围内。光是远距离上学，感觉就已经很厉害了。

（一到了大学，就没有时间概念了啊。）

第一节课的时间很早，所以生活作息和高中时变化不大。但出席的重要性降低了，精神也难免会松懈许多。

“那我等会也出门好了。”

志贵好像也约了高中的朋友们见面。

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也已经决定了今天的安排。

“你真的要帮忙打扫吗，桥场君？”

没错，作为让我留宿的谢礼，我准备帮助仁先生起打扫家里。

“毕竟食宿什么的全都受了您的照顾，仅仅这些还不足以报答您的恩情呢。”

至今为止我也没有付过伙食费，再不做些什么的话，我就要羞愧而死了。

所以，刚刚早饭时听仁先生提到打扫的事，我马上就要要求参加了。

“对不起啊，这件事本应该是优君或者我帮忙的，结果还要麻烦恭也君。”

志贵看起来有些歉疚，但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那就承蒙好意，帮我做些力气活吧。”

“是。”我爽快地答应了仁先生的提议。

◇

10点志贵出门后，我们便开始了打扫。

志野家有一个很大的储藏室，仁先生似乎打算清理那里。仁先生和我戴好了手套和口罩，迎接挑战。

“因为很方便，所以不知该放到那里的东西就全都塞到里面去了。之前妻子亡故的时候，我有收拾过一次，但之后就一直置之不理了。”

也就是说，已经有十年没有收拾了。

“明白了。我会做好觉悟的。”

“哈哈，那就拜托你啦。我要开门了。”

仁先生说着，打开了木门。

“哇！”

室内的灰尘一下子扑了出来。画室里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灰尘了，但相比这里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

“对不起啊，让客人干这种事……”

仁先生抱歉地挠了挠头。

听志贵说，仁先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擅长体育、成绩优异，料理技术还无比精湛。在母亲去世后，他就一直独自操持家务，但唯一不擅长的是打扫和整理，所以这个工作一般都由志贵或是优君负责。

“我一直不会丢东西啊……妻子和亚贵也有同样的倾向，但我尤其严重。”

志贵虽然会打扫房间，却一直不会收拾。要是比她还甚的话，那的确有些糟糕了。

“这……看来要花上不少时间啊。”

尘埃落定，我重新观察起储藏室。

左右和室内各有一个比我们都高的架子，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而原本应该放在架上的书籍，却都放在地上，堆积如山。

我们的主要任务，便是架子的清理。

“首先，得收拾一下这些书山啊。”

仁先生显得十分过意不去。

“是啊，抱歉。”

说着，朝我低下了头。

“开干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先将所有书从储藏室里搬了出去。与其在里面折腾，还不如先将里面的东西全都收拾出来，再重新进行整理。

仁先生的房间离储藏室很近，所以我们便将书还有一些薄东西预先放到了他的房间里。

“那个，注意一下腰。”

我根据未来经验建议道。

“说、说得是啊，我的腰也是有隐患的。”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腰都会生出隐患。仁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所以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千万注意。

所以，我没有让仁先生搬东西，自己负责搬运的工作。接着将分类的方法告诉了他，与他进行分工协作。

工作顺利推进，仁先生不禁发出感慨：

“桥场君真厉害啊。这种工作也做过吗？”

“嗯，在专业书店做过库存整……啊！”

我一不小心说出了十年后的经验。

“专业书店吗？”

“是打工啦，打工。因为是专业人士用书，数量往往都很多，所以学会了整理的办法。”

仁先生似乎接受了，真是危险。

之前在宅向书店打工的时候，经常要整理堆如山积的库存，所以我还满擅长分类整理的。

刚才搬到别的地方再进行整理的办法，便是在夏冬委托季学会的本领之一。

（虽然当时很辛苦，但现在看来真是不错的经验。）

人生中所有事都是有意义的啊。

“那，我就将最后一摞搬过来了。”

我搬起储藏室最深处一摞厚本和画布。

（是志贵或优君的作业吗？）

虽然大，却完全不重。我将这些搬到了仁先生的房间。

“好，这就是最后……啊！”

放下这摞东西的瞬间，上面的厚本掉到地上，翻了开来。

是画。

是一幅水彩画，通透的青空下和白衣少女形成了美丽的对比，鲜艳的颜色和广阔的构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可我很熟悉这个风格。

“这是……亚贵同学的画吗？”

仁先生笑着摇摇头。

“果然很像吗？可惜不是哦。”

“哎，那这是……啊！”

我问了一个蠢问题。

“和你想的一样。这是妻子的画。”

“亚贵同学的母亲……这样啊。”

色彩、构图、人物的表情、温暖的独特风格，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幅画，是亚贵略微懂事之后，说自己也想要画画时，妻子画的画。所以，肯定也给那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吧。”

“哎……”

听仁先生这么说，我仿佛也在这幅画里看到了志贵的一切。

“机会难得，要看看其他画吗？”

“恭敬不如从命。”

仁先生从别的架上拿来了许多素描本和画布。

油彩、丙烯画、铅笔素描。既有画纸上的画，也有扇子、和纸、玻璃上的画。

各种技法的画，每一幅都非同凡响，带有独自的风格和氛围，真是出色的作品。

“妻子虽然是地方画家，却也受到了东京、大阪人士的关注。也参与过广告画和百货超市的包装绘画。”

涉足各个领域，每一幅画都拥有极高的质量和魅力。终于，画集和画展也提上了日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真的很喜欢。真是温柔的画。”

和志贵的画的印象很像。

要说不同的话，那便是母亲的画在温柔之外还能感受到坚强吧。

“是温柔而又美丽的画吧。但是妻子——由贵真的是用生命去画画的。”

沉稳的语气渐渐变得冷淡起来。

仁先生的眼神，和志贵讲述母亲时的眼神很像。

“她原本就不是个强壮的人，工作时更是疾病不断。但是，我知道由贵对绘画的热情，所以也不会强行劝阻。”

仁先生一直死死盯着刚才那张天空的画。

“但是，创作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和心力。当我认识到这点时，由贵已经不在了。”

仁先生卷起手中的画，用橡皮圈封存起来。

“亚贵一直在旁边看着母亲。但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去世后不久，那个孩子就重新开始了绘画。”

我想了起来。

第一次看到志贵画画的夜晚，她全神贯注地移动着画笔，仿佛这个世上只剩下画一样，时刻不停地画着。我回忆起了那天的志贵。

“她应该知道这样下去的下场。但亚贵还是继续画画，现在甚至开始做起了绘画的工作。”

“是啊。”

作为参与者，这话让我有些愧疚。

但是，我不能不听。

“我也想支持亚贵。但是，我也理解优的心情。虽然我想让亚贵尽情绘画，但也不想让她步母亲的后尘。”

说到这，仁先生看向我。

“我听亚贵说了。桥场君一直在支持亚贵的工作对吧？”

“是。我有在帮忙。”

仁先生突然低下了头。

“拜托您这种事或许有些不合时宜，但还请您多多关注亚贵。”

“那、那个，您别这样。”

父亲的同龄人向我低头，这实在是太尴尬了。

但是，仁先生并没有抬起头。

“那个孩子一旦画起画来，就会忘记自己的身体。在大学里，肯定也是一样。所以，这种时候能请你提醒她一下吗？”

诚挚而又真实的愿望。

我也知道，志贵一旦集中起来，就会忘记自身。

她病倒之前，我就一直担心她这样不顾一切地画画，身体会撑不住。

说实话，和志贵问我时一样，我如今还在思考，没法马上得出结论。

但是，考虑到仁先生和优君的心情。

“……是，我明白了。”

我只能如此回答。

仁先生终于抬起头来，看上去有些许落寞。



长堀桥有一家，只有我和堀井君两个人知道的麦芽威士忌酒吧。因为基本不会遇见熟人，所以这里一直都是我们的前线基地。

“干杯。”

酒杯毫无气势地轻轻碰在一起。

“堀井君怎么了？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啊。”

我向略显疲惫的老同学问道。

“没这回事。加纳小姐才是，好像和我以外的人都不联系了。怎么了？受够了人际交往了吗？”

他反过来问起了我。

在学校工作后，我就没见过学生时代的朋友了。

学生时代，大学还是个轻松的地方。但当你实际进入其中后，你就不得不成为组织的一员。

在这样的立场下，和以前的朋友见面，会让我感到内心失衡。他们大多是自由人，甚至很多人还参与了无政府活动。其中有不少人对我抱有露骨的反感。

“明明我也不是组织的代表啊。”

晃了晃杯中的兑水威士忌，我叹了口气。

“没办法。我们当中，也只有你勉强算是成功人士，对于那些以艺术为业前途无亮的人来说，肯定会显得疏远了。”

“哈哈，我还真是完全被孤立了啊。”

我和老朋友一起耸了耸肩。

“大学的助教授大人在说些什么呢？啊，现在已经是准教授了啊。”

“毕竟我帮不上教授什么忙啊。这种潜规则都无所谓啦。”

这还算是好了。其他大学的朋友和我聊过更讨厌的事。只要有人，就会有权力斗争，大学也不例外。

我向在一般企业工作的堀井君抱怨了起来。

“你说得没错啊。我们公司现在也发生这种麻烦事了。”

“那个社长的确能干出来啊。”

“嗯，你看看这个。”

我默默看起堀井君递过来的报告。

还没看到第二页，我就出离愤怒起来。

“那个人又要杀人了吗？给开发增加这么大的负担，肯定会有人牺牲吧。”

堀井君深深颌首。

“专务派在其他事业上的成功，似乎让他很不甘心。但凭借如今软件事业的收益，没法确保增加新开发项目的预算。所以——”

“压缩原有项目的制作时间，再增加新的开发项目啊。”

那个男人难道已经忘了10年前的事了吗？

“决不能让康君看到啊。”

堀井君难得苦着脸抱起了头。

“是啊，这次真的要见血了。”

那个时候，康君露出了冰冷的目光。那样的父亲就和没有一样啊。

但是，我和堀井君都绝不会忘记。

“总之——”

堀井君深深叹了口气。

“如今的情况下，已经无法从开发部里抽人了。也没法现在招人。所以，只能将‘少年兵’送上了去了。”

“难道——”

“嗯，康君要有更重要的工作了。”

我不禁仰天长叹。

真是难以想象。现在已经不是游戏业界的初期或是美少女游戏的黎明了。竟然让兼职顶到前面，这公司真是烂透了。

他肯定会这次提拔而感到喜悦，努力工作吧。但是，不论最终结果好坏，公司都不会在乎制作者的尊严、肉体和精神。

一言以蔽之，便是弃若敝屣。

“但是，这样不利于康君的成长。所以，我想让桥场君辅助他。”

“所以，才来告诉我啊。”

堀井君点点头，不好意思地叹了口气。

“你会好好说明吧？”

“当然。所以我才会先跟你报告。不过，我认为这对桥场君而言也是个机会，或许能被正式录用。”

堀井君一气喝光了杯中的酒。

“康君很孤独。从那以后，他便一直与我们保持距离。但是，他很信赖桥场君，二人也彼此尊重。我希望桥场君能阻止他的暴走。”

这次，换我叹气了。

“桥场现在正为同学的事发愁呢。”

“我听说了一些。是适可而止，还是将他们带去地狱，对吧？”

“嗯。不过那孩子……已经得出答案了。不，考虑到至今为止的事，他应该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吧。”

没错，现在桥场虽然有些迷惑，但结论却只有一个。

可那个结论，和康君……

“……这样啊，或许反而会让康君更加绝望啊。”

我默默点了点头，静静地举起杯子。

杯中闪闪发光的酒价格不菲。但是，还是学生时代一起欢闹时喝的酒，要好喝无数倍。

勾肩搭背地说着傻话，一起醉醺醺地在外面闲逛，被朋友的话戳中笑点，笑得人仰马翻，然后直接睡死过去。那时喝的便宜烧酒，真是太好喝了。

因为重重束缚，嘴巴变得缄默，身体也迟钝起来。酒变成了驱动自己的汽油，无比苦涩，在胃袋中溶解着自己的内心。但要是不喝的话，便无法坚持下去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不会享受喝酒了。

“我们变成无聊的大人了啊。”

“嗯。所以我们才要努力不让他们步我们的后尘啊。”

堀井君的话，比酒精更加浸润人心。

创作到底是什么呢，桥场？



储藏室的整理在傍晚终于结束了。

过了不到一小时，，志贵和优君回来了，我们四人吃起了晚饭。

“我们就来做昨天没吃的牡蛎料理吧。”

听仁先生这么说，志贵大喜过望。

不好意思闲着，我便到了厨房打下手。一边帮忙，我一边观察志贵和优君的模样。

志贵还是一成不变。看着当地的电视节目，时不时开心大笑。

但优君虽然也在看电视，却没有丝毫笑意。或许他平时也是这副模样，但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他昨天的话。

（他肯定是什么想法吧。）

我虽然有点担心优君还会说些什么，但他和昨天一样，晚饭时一言不发，晚饭时间平稳地结束了。

但我的内心绝不平稳。

（3个人各有各的想法啊。）

明明所有人都很关心彼此，想法却是大相径庭。

夹在其中，我却束手无策。

既没有觉悟，也无法关心。

（以后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和昨天一样，是一顿美味的晚餐。但吃完后，我却丝毫不记得料理的味道。脑中思绪万千，已经没有了享受美食的余裕。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要坐新干线回去了。我准备到时和志贵继续之前的话题。

（没办法，去睡吧。）

我放弃了和优君交流，洗完澡后回到和室，我拉开了门。

“咦……？”

只见被褥上放着一张写着时间和地点的纸条。

◇

志贵家附近，有一个名叫产宫神社的小神社。

途中曾听志贵说过，这里是当地举行夏日几点以及相扑大会的场所，所以当地人都很熟悉。

在指定时间到达后，不出所料，优君正站在那里。

看到我真的来了，优君显得有些惊讶。

但是，他并没有和我打招呼，只是继续警惕地看着我。

“那个，你找我……有什么事？”

一味沉默也不是办法，我率先开口问道。我也知道他要说什么，肯定是志贵的事。

“姐姐的绘画工作，是你在打理吗？”

虽然不准确，但也大差不错。

“嗯。日程、内容这些……”

我正要详细说说，他突然打断了我。

“放弃吧。”

“哎？”

“希望你能放弃。姐姐……不能做绘画的工作。她不该做。”

优君瞪着我，恶狠狠地说。

“你知道母亲的事吗？母亲因为画画，把身子搞坏死掉了。你想让姐姐也遭遇同样的下场吗？”

优君诘难道。虽然是已经听过的事，但被人当面指出，我还是有些狼狈。

“等等，冷静点，优君。”

“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啊！”

安静的神社内，响彻着他的声音。

我也不禁沉默了下来。周围瞬间安静了。

我们惊讶地望着彼此。优君或许是惊讶于自己竟然会大声吼人吧，看起来有些后悔。

“……对不起，这么大声吼你！可是……”

优君握紧拳头，继续说道：

“听说姐姐去了艺大，我问过她好几次。不是去画画，是去学习影像制作的对吧？但是，姐姐每次回来都在聊画画的事。简直和母亲一样。所以……”

毕竟年轻，说话这么感性也很正常。更何况中间牵涉到亲人的死。他肯定也是在尽自己所能吧。

“我能说几句吗？”

“请说。”优君小声说道。

“我的确有帮助亚贵画画的工作。要是你因为这件事责备我，那我不会辩解。”

他无言地点点头。

“但是，绘画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如果你想让我阻止亚贵同学，那是做不到的。”

虽然狡猾，但我还是先发制人。

这恐怕就是他的愿望吧。

但是，他意外地摇了摇头。

“我明白。我也知道，姐姐是不会放弃画画的。她要是愿意听，早就……”

优君难以启齿似的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他再次看向我。

“但是，姐姐很信任你。她经常提到你，绘画方面的事，她肯定也更听你的话。”

拼命而真挚的请求。

“求你了。我也不要你阻止她，但希望你能照顾一下姐姐的身体。只要你愿意这么说，姐姐肯定会考虑的，所以……”

“求你了。”优君深深地低下了头。

“别这样，我什么都没做呢。”

真是卑鄙。

我何止是什么都没做，我还称赞了志贵的话，为了她以后的工作进行企划，将她介绍给九路田。将她推上插画师道路的，正是“什么都没做”的我。我真的能够若无其事地这么说吗？

优君纯粹出于对姐姐关心的言行，深深打动了卑鄙的我。简直和我有着云泥之别，让我不禁想找个洞钻进去。

我自然无法拒绝他的微小请求。

“明白了。我会好好好和亚贵同学谈谈的，抬起头来。”

“真的吗……？”

优君抬起头，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卑鄙的我嗯了一声，不敢再去看他。我无法直视他直率的面容。

小小的神社和住宅区不同，有着一小片树林。

茂密的树木遮蔽了月亮和星空。我不知道优君为何会选择这里，但这里肯定充满了他和志贵的回忆吧。

因为我的介入，这对亲密的姐弟留下了悲伤的回忆。虽然并非直接破坏，但我这份罪孽肯定是无法消除吧。

美丽的月色和他的感激，空荡荡地印在我的心中。



“要是能再多待几天就好了啊。”

“不啦，还有工作和学校的事，等下次放假，我会再回来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早早地离开了志贵的家。

表面原因，是我们还要买特产，回大阪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真实原因，是我有些待不下去了。仁先生的话和优君的约定，都让我坐立不安。

“这几天给您添麻烦了。下次我会给您寄奈良的特产的。”

虽然，作为最基本的理解，我来时带了大阪的特产。但相比于志贵家人的照顾，这点礼物有些太轻微了。

“没事。对了，桥场君，那个……”

仁先生露出了和来时同样的温柔表情。

“亚贵就拜托你了。”

说着，他朝我低下了头。

旁边，优君也同样低下了头。

“……是，我知道了。”

我也低下了头。看着同时低头的我们三个，志贵呵呵地笑了。

“你们两个，好像是要把我送出去似的~”

她明媚地笑着。

到车站的路不远，我们便选择了步行。这里是小学时的上学路，这里是和朋友一起玩的空地，听着志贵的介绍，我们想着波多江站走去。

快到车站时，志贵突然说道：

“恭也君，昨天和优君聊了什么？”

我一时无言以对。

“他拜托我照顾志贵。”

虽然不能说细节，但这句回答也不算说谎。

“是吗……”

志贵简短地回应。

渡过连接站台的跨线桥，我们等待起福冈机场方向的电车。

因为是对照时刻表出的门，我们到车站不久，电车便到了。这辆电车会带我们直达机场。

车内乘客不多。因为挑选了通勤后的时间，所以车上座位还不少。

我们坐到一起，松了口气。

电车缓缓地动了起来。通过了1站、2站，到今宿站附近，志贵终于开口了。

“恭也君，谢谢你陪我来。”

我摇了摇头。

“真是不错的家人啊。”

“嗯……3个人我都很喜欢。”

3个人，这话让我脑中敲响了警钟。

我清晰地想起了那间闪闪发光、宛如异世的画室。

“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和专注于画画呢。”

志贵慢慢说了起来。

“因为我一直看着母亲画画的样子，所以想变得和她一样吧。”

她不断屈伸自己的右手。她是在看自己的手呢，还是在回忆母亲的手呢？

“所以，我画画时竟然会觉得自己变成了母亲。虽然母亲已经去世了，但在画画的时候，我总会感觉母亲与我同在。”

呵呵，志贵发出不知是笑还是呼吸的声音。

“所以，虽然对不起爸爸和优君，但我果然还是无法放弃画画。虽然有些任性，但这就是我。”

我曾经将志贵比作怪物。

这孩子很强。能画出非人的作品，能做到非人的事。

可是，她的强大之下，还潜藏着脆弱。九路田提过，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来到福冈后，我终于明白了她的脆弱之处。

她并非只是单纯地喜欢画画。她是通过绘画，在填补失去家人的碎片。

但是，她珍惜的人们，却从她的模样中感到了危险。

这是何等地悲哀。

“志贵。”

我喃喃道。

我并不是在唤她。

“听听他们的话，工作稍微放松一点怎么样？”

“恭也君……”

志贵吃惊地看着我。

“无论是时间还是量，都不要勉强自己，慢慢将绘画变成自己的工作。这样……”

“家人们也能知道，绘画只是你的工作。”

“……”

志贵沉默着。

“因为和之前的做法不同，你或许会感到困惑。但是，这次是个不错的契机。所以，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吧。”

我述说着自己的想法。

要是再让她作为怪物继续下去，实在太可悲了。

我想起了优君的话。

“我也不要要求你阻止她，但希望你能照顾一下姐姐的身体。”

没错，志贵不必放弃绘画。她只要能够工作得稍微轻松一点就好。

无论作为制作人，还是作为守望者，这都是当然的事。我将这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忘掉了。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这次福冈之行的意义，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我在这次旅行中是有寄托的。那便是为了志野亚贵，我要改变志贵。

她带我去看母亲的画室，便是一个标志。之前她在家人的事上向我说谎，也是在向我求助吧。

她终于开口了。

“这样啊……谢谢。”

“毕竟是恭也君说的话啊，我会试试看的。”

志贵转向我，露出一如既往的笑容。

“好，那等回去后，先计算一下剩下的工作量吧。然后，再制定计划，确定工作时间……”

创作既然要做出非人之物，自然需要勉强自己。否则，便无法带给人感动。

我的想法并未改变。但是，太过勉强的话，人是会疲惫的。

事到如今，我终于懂得了茉平先生的话。等到坏掉，就晚了。所以，我必须要考虑将来。

去机场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其中大多数时候是我在说。

可能无法马上做到，但我会尽全力创造志贵最妥当的容身之处。

电车到达了福冈机场。拿着行李下了电车，我回望来时的电车。

——这样就可以了吧，仁先生、优君。

第三章 接触、改变

“欢迎回来！干杯！”

我们一回到公寓，就召开了奇妙的欢迎会。

回家前和贯之打电话时，他说奈奈子也在，所以要开一个小小的欢迎会。

“……这也有点太豪华了吧？”

桌上摆放着大量买来的料理。

“哎呀，和奈奈子聊过后，我们都觉得最近一直都在工作，一直没有好好聚一聚。”

“没错！然后我们就在站前买了一堆菜~”

不久前不是刚刚开过贯之轻小说出版的庆祝会吗？不过现在还是别扫兴了吧。

（他们之前也一直都在努力啊。）

个人创作，无论如何都会让人变得孤独。专业人士早已习惯了这点，但贯之和奈奈子如今都还站在专业人士的入口。

考虑到兼具消解压力的目的，偶尔这样也蛮不错的。

“所以，你们在那里都玩什么了？”

奈奈子问志贵。

“和恭也君一起在周围逛了逛哦~”

“那个，你父亲和弟弟也在一起对吧！对吧！”

我连忙补充。当志贵说到一起时，我明显感到奈奈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原本就像是上门求亲的桥段啊……）

不过，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幸福的事件，但我在那里却也没法解释。

“我们不在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吗？”

我反问道。

“有！那个叫竹那珂的孩子，也太厉害了吧？？”

奈奈子一拍桌子，凑了过来。

“啊，河瀬川介绍你们认识了啊。”

原本预定是由我来介绍的，但那天我恰好要去福冈，所以便拜托了河瀬川。

“没错，开始只觉得是个开朗的孩子~但聊过后才发现那孩子知识相当丰富，真是大吃一惊。”

“嗯，她就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也一直想让大家和她认识一下。”

大家肯定能和我一样，从她那里得出有益的刺激。

她有知识，有热情，有创作经验，能够用并非单纯粉丝的目光观察我们。这毫无疑问会成为创作的食粮。

听完奈奈子的感想，贯之和志贵也对竹那珂产生了兴趣。

“新生中有这样的人啊，好强。”

“是啊。我也好想见见她啊~”

……她肯定会像我和河瀬川那时一样，感到喜不自胜吧。下次，我真想从近距离欣赏她的反应。

“对了，志贵。身体怎么样？之后没有再病倒了吧……？”

贯之关心地问。

“嗯，已经没事了。之后的事，也和恭也聊过了。”

“是吗？那就好。有恭也看着，就能安心了啊。”

贯之笑着点点头。

(不让她安心不行啊。)

如今，志贵的绘画工作还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实际做完之后，才能给出积极的评价。

“啊，对了，有人来找过恭也。”

“找我？是谁呢？”

难道是河濑川或者竹那珂小姐吗？不过我在福冈就和她们在邮件上聊过了，内容里没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

“是斋川。我们这次本来也约了她一起，但工作似乎进展不太顺利。但是，她好像想和恭也谈谈，你之后给她打个电话吧。”

“这样啊。知道了。”

斋川？到底是什么事呢？

现在，她正在参加九路田的项目，毫无疑问每天都过着繁忙的生活。所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公寓。

（难道，是在如今的制作中产生了什么想法吗？）

这样的话，我也很想和她聊聊。斋川肯定在新环境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吧。

“好，话先说到这里，我们开吃吧，不然菜就要凉了、”

“说的是啊，我开动了~”

贯之说完，大家一起拿起了筷子。

“对了，贯之最近如何？次卷的写作还顺利吗？”

贯之瞬间停下了筷子。

“嗯，啊，正写着呢。或许之后还会找你商量，到时候就拜托了。”

“是吗，我知道了。”

此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单纯的进度报告。之后，我才知道贯之一直以来的纠结。



欢迎会结束后，收拾完桌子，我们各自回到了房间。

“好了，得先回复邮件才行。”

虽然在外地也看过了邮件，但有些花费时间的邮件，我只做了稍后回复的简单回信。

我开始了统一回复。

“先是志贵的编辑啊。”

志贵的身体状况、能否立即开展工作，这些现实问题都得尽快向他报告。好在，志贵已经可以恢复工作。

福冈期间发生的事，我也有选择地进行了汇报。毕竟也不能过度介入，我也只是简洁地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

邮件发送完毕后，我松了口气。

“以后会变成怎样呢？”

关于志贵的将来，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谈过了。

我们商议会重新思考工作方式。

不再像以往那样不顾身体，而是有计划地推进工作。

虽然说起来简单，但要如何和她的创作结合，就是未来的重大课题了。

“啊，对了，斋川。”

我想起刚刚贯之的话。

说起来，我之前也和斋川说过志贵身体的事。当时听说志贵病倒后，斋川担心得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

（尽快给她打电话吧。）

关于志贵的将来打算，也得跟她聊聊啊。

我拨过去后，斋川立刻接通了电话。

“喂喂！！啊，是桥场前辈对吧！！欢迎回来！！那个，亚贵前辈没事吧？？”

一上来就说起志贵的事，让我不禁露出苦笑。

“放心吧，已经没事了。刚才还在精神地吃饭呢。”

“太好了！”电话那头传来安心的声音。

“我一直都魂不守舍的。但现在也没法跟去九州，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她真的很担心志贵。这一点上，斋川真是一点没变。

“我听说你有事找我，有什么事吗？”

说到正题，她又急忙说了起来：

“是的！那个，我有东西想拿给桥场前辈看！！我马上用邮件发给你，能先别挂电话吗？”

还不等我回答，邮件就已经发到了。

“里面有下载链接，打开就可以了吗？”

一寒：请勿轻易打开来源不明的未知链接。

“是！打开后，我有话要和您说。”

按要求下载文件后，我用图片编辑软件依次打开，是5张图片。

文件很大，打开花费了一定的时间。

而看到打开的文件后——

“哎……”

我不禁沉默了。

图片全都是插画。带背景的画、纯粹的人物、未上色的画……里面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图片。

问题是质量。

这明显不是2008年的技术，明显具有数年后未来的插画风格。

插画除素描、配色、阴影等基本技术领域外，还有着那个时代吸引目光的技术。

比如说，眼睛。开始时的瞳孔一般是模拟现实，后来渐渐给瞳孔赋予了色彩，又在其中加入了彩色的星光效果。

根据我的回忆，在这个时代应该还没有插画在眼中加入效果才对。但是，她的话不仅加入了这个演出效果，甚至还在打光上做出了自己的创新。

构图和平衡的优秀也是毋庸赘言，质量提升到这个程度，唯一需要讨论的就只剩下画师风格了。

“我和九路田前辈讨论将来绘画风格的时候，试着说起了这种画法。然后九路田前辈便说也发去给桥场前辈看看吧，您觉得怎么样呢？”

还说怎么样，这……

（就现阶段而言，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超越了志贵啊。）

志贵的画就2008年的水准而言，毫无疑问已经是相当出色了。但是，那也不过是达到了业余和专业的分界点，从上级专业画师的角度来看，画功比志贵要好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但是，如今斋川的画，已经看到了窥探顶级画师的可能。

（难怪九路田要拿给我看啊。）

他肯定相当有信心吧。这正是他给我下的战书。

“很棒。这一定是只有斋川才能画出的作品吧。我备受震撼。”

我诚实地评价。

“真的吗！！谢谢您，桥场前辈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虽然九路田前辈也夸奖了，但也只是说，不也挺好吗。”

那家伙能对成长阶段的创作者说“不也挺好吗”，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

（看来，事情渐渐失控起来了啊。）

原本只是为了刺激志贵，我才去和斋川联系的，为的是影响志贵。但这种影响自然不会是单方面的，斋川也受到了志贵的影响，而不断成长。

认为斋川一直都只能望志贵的后尘，这只能说是我太大意了，误判了斋川的成长性。

“对了，亚贵前辈，现在正在做轻小说的插画工作吧？1卷的封绘真的很棒，我会期待之后的画的！”

我的喉咙哽住了。

看到这么厉害的画，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但是，方针已经定下了。就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说啊，斋川。”

“是。”

“志贵那个，因为身体的原因，所以打算稍稍放慢工作的节奏……毕竟，再病倒的话就不好了。”

电话那头，我听到了微微的倒吸声。

这是什么意思，我自然无从得知。

过了一会，斋川开口了。

“过会儿，我想要联系一下亚贵前辈，可以吧？”

当然，我没有拒绝的权利。

“嗯，联系吧，志贵也会开心的。”

“是！”斋川活泼地回答，挂断了电话。

我看着挂断的手机，深深地叹了口气。

“斋川，变厉害了啊。”

这是因为九路田的指导优秀呢，还是因为斋川自身的实力呢？无论如何，她毫无疑问地在渐渐成长为一个上级创作者。

她原本就有着这样的素质。10年后的未来，那个志贵放弃了绘画的世界里，她成为了君临业界的顶级画师。

而且，相比于她那时的画，斋川美乃梨现在的画，又在向着全新的境界前进。真是深不可测的才能。

“真是不能轻易说什么刺激啊……”

现在的志贵看到斋川的画，会怎么想呢？

应该把她刚刚的画发给志贵吗？

“志贵也会开心的——”

但是，我却停留在转发按钮上，犹豫了。

志贵毫无疑问会大受鼓舞。但是，她刚刚才答应愿意稍微放缓脚步。

现在还是算了吧。斋川努力的成果，或许会变成对志贵的伤害。

关闭邮件，我再次开始了联系工作。

（等有机会再给志贵看吧。）

应该到什么时候，现在的我并不知道。



第二天，Succeed Soft的兼职再次开始了。

提早到达了一会，我直接去找了茉平前辈。

“突然向您请假，真是对不起。”

我低头道歉。茉平前辈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别太在意。这件事远比工作要重要。”

他安慰我说。

（真是太感激了。）

我发自内心地想，等将来我成为领导，也能做出这样的回应。

“对了，志野小姐怎样了？身体已经不要紧了吗？”

“是，托您的福。现在已经重新开始工作了。”

茉平前辈面露惊讶。

“是吗？病刚好，还是不要太勉强吧。我觉得还是再休息一下为好啊。”

“没事的，我已经和她谈过了，工作上会稍微克制一些。”

我和茉平前辈说了与志贵的约定，他这才放下心来。

“那就可以放心了。桥场君也要多加注意啊。不过，这件事或许轮不到我说啊。”

“不，谢谢您。我会这么做的。”

虽然斋川昨天的话让我感到些许不安，但果然还是暂时这样就好。先观察一下情况，也不会太晚。

志贵有志贵自己的做法。而且，她也同意了我的提议，这时能否提出好的方案，才是考虑我能力的地方。

茉平前辈似乎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啊，还有她，你也要好好照顾一下啊。”

“她？不是志贵……”

我不经意转过头去。

“呜呜呜呜呜……”

女性新人正在那里发出宛如动画角色一样的声音。

可爱的脸颊努力摆出愤怒的神色，对我进行威吓。虽然一点都不可怕，但看来必须得好好应付啊。

“……是，我马上就去安抚她。”

“拜托你啦。你不在的时候，她可是闹得很凶啊。”

茉平前辈愉快地笑道。

◇

“真是的~~~竹那珂可是一直望穿秋水地等辈前回来啊！结果辈前迟迟不回来，竹那珂还以为辈前要在福冈长住了，差点都哭出来了！！”

“那不可能吧，给你，这是特产明太子派。”

我送给了她之前她在邮件里提到过想吃的点心。

“呜……辈前要是以为这种东西就可以让竹那珂上钩的话，那你可就想对了……谢谢！！我会把它当做今晚的茶点的！”

像是藏私房钱似的，竹那珂迅速将它塞进了包里。

（和这孩子说话，就感觉很平静啊。）

这孩子毫无疑问也有着优异的才能，但和她接触，总会有一种博美犬的感觉，让人感到十分幸福。

今天Succeed Soft的休息室里人很少，所以即使我们在这里聊天，也不会有人抗议。

正好，我就稍微问一下吧。

“我不在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吗？”

虽然我在茉平前辈那里听了个大概，但以防万一，我还是问了一下竹那珂的想法。

“嗯，刚才茉平前辈不也说了，让辈前主导制作小游戏。”

“说了，不过也只是辅助公司员工而已。”

由开发部的员工担任策划，我们挂靠在他的下面，我也不过是负责指挥兼职人员而已。

“咦？感觉有点奇怪啊。茉平前辈当时和堀井部长一起聊了很久……”

“哎，是吗？”

“是。好像是那名员工要负责别的企划，所以没有时间负责小游戏了，所以实际上是有辈前负责。”

“竟然……”

竹那珂小姐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恐怕，她说的便是事情的真相吧。

“不过，我只是一个兼职啊。虽然说做过同人，但也只比完全的外行要好一点吧。”

那部作品要是拿给专业人士去看的话，至少还要经过3个月的完善才行。

关键是，将这种专业制作的部分工作，交给一个兼职，真的合适吗？

“不过，这对辈前来说是个机会吧？”

“哎？机会？”

就在我疑惑时，竹那珂小姐接着说道：

“来制作辈前你们的游戏吧！这不正是和那群优秀的同伴们一起制作正式游戏的好机会吗！鹿苑寺前辈来做剧本，志贵前辈来做插画，奈奈子前辈做音乐，要是游戏走红的话，大家就能瞬间出道了！”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竹那珂小姐竟然会提到这个。

Succeed Soft，白金3人，新作游戏。

在那个灰色的10年后，距离我遥不可及的企划。

现在已是唾手可及。

“这……嗯。”

“不错吧，来做吧，辈前！”

但是，我明确地说道：

“不，这个企划，还不能叫上大家。”

竹那珂小姐愣了一下，随即急冲冲地说：

“为为什么啊？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堀井部长也说，之所以会交给桥场君，是因为他在年轻创作者中的人脉和信任啊。”

“是吗？那真是感激不尽。不过……”

“不过什么……？”

“理所当然，不能将工作当作自己的私事。而且，我不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做这样的事。”

堀井先生也正是相信我不会假公济私，才会说那样的话。

竹那珂小姐瞬间愣住了。

“的、的确是竹那珂考虑不周了……！游戏毕竟是商品，不能在里面掺进创作者的私心啊！！”

“真不愧是竹那珂小姐，你明白就好。”

我点点头。

发自内心地说，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制作商业游戏。这也是我的最终目标，为此我才一直努力到了现在。

但是，在这种不成熟的时期，假如我推荐他们并被录用的情况下，说不定便会因为制作环境的不完善，而造成他们对商业游戏感到失望，或是无法由衷地享受作品创作。

（我绝对……不要这样。）

至今为止，我已经经历过许多次了。我曾为了别的目的驱使他们，也曾在制作中用了一些犯规的做法。回头想想，虽然这些也都成为了宝贵的经验，但在之后的创作中，我果然还是不想重蹈昔日的覆辙。不，是绝不能重蹈覆辙。

所以，这次我必须要自力更生。

“我正是在为了那个明天而努力。为了到时候，能够自信满满地采取行动。”

我自言自语道。

现在我还有很多不足，不论知识还是经验，都是如此。

“所以……哇，怎么了？”

我说到一半，竹那珂突然向我凑了过来。

“那、那个？”

竹那珂小姐像是发条玩具似的连连点头。

“对不起！！”

“……啊？”

竹那珂小姐的头险些碰到桌上，然后她立刻喜笑颜开地看向我：

“真不愧是辈前！！我的思虑还是太浅薄了！对啊，为了真正发挥出大家的才华，必须要有更好的机会才行，不然就太浪费了！”

“嗯、嗯。”

撇下诧异的我，竹那珂小姐接着说道：

“了解了！那竹那珂为了值得大家参加的作品，也会拿出10万马力，做出好的作品，让辈前下次能够负责独自企划！！”

“是啊……”

这孩子果然很优秀。或许有一天，我消极失落的时候，需要靠竹那珂小姐的力量来振作起来啊。

“那到时候就拜托你了，竹那珂小姐。”

“耶！真的，到时候什么工作都可以，一直要让我参加哦，竹那珂除了色气担当之外，什么都能做的！”

最后开了一句玩笑，竹那珂笑着摆出胜利姿势。

（不过，为了能有那么一天，现在得好好考虑小游戏的事啊……）

为了做出好玩的作品，需要哪些人参加呢？

这是个展示以往经验的好机会。我必须好好努力才行。



“抱歉，突然给你打电话。”

真是个稀客。

大概，是之前因为什么事交换了电话，之后便没有打过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桥场联系上彼此，而且以往也可以在大学课堂上见到，所以也没有打电话的必要。

但是如今，在课堂上见面的机会减少了，对方也正式开始了商业活动，和我的时间也渐渐岔开了。

可是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我就必须先开门见山地询问最关键的问题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电话那头露出了苦笑。

“不愧是河濑川。一上来就问这个问题。”

“相互问候一下倒也无妨，但你也不是那种类型吧，贯之。”

对面是鹿苑寺贯之。

“理由很简单。我有事想和你商议。所以才打了电话。”

“商议？关于你现在的工作吗？”

嗯，电话那头回复。

“这个领域应该不需要别人的答案……现在说这种话也不合适啊。”

语气中能感到一丝紧张和焦虑。看来他是认真的。

“但是，这种事情，你不是有一个绝佳的商量对象吗？”

你不应该去找他商议吗？我还没说完，便被他打断了。

“正是因为不能找他，我才会来找你的。”

“原来如此啊……”

我隐约明白了贯之的理由。

“我只能作为一个你们职业的外行人，给出一些客观回答。这样可以吗？”

他马上做出了答复：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就这样，我开始了和贯之的电话协商。



找河濑川商量以前，我回想了一下最近的事。

在公寓的工作室，有一个大大的电子闹钟。

它会定时响起，避免我无端浪费时间。

不过，集中工作的时候还好，其他时候，这个闹钟就简直是地狱了。

而现在正是这种时候。

“可恶，已经过了一小时了吗？”

我停下了哔哔响个不停的闹钟。看了一眼手机时间，现在已经过了10点了。

“唉，该说什么才好呢？”

就在我垂头丧气时，手机来了电话。我都不用看，就知道是谁打来的。

“您辛苦了，我是学央馆的藤原。”

听到他冷静的声音，我也强装镇静地回答：

“您辛苦了……对不起，我还没能写出来。”

“是吗？请问您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声音依然冷静。

我的责任编辑藤原老师，面对拖稿或者质量差这种事，并不会进行严厉的言语逼迫。

但是，他一句冷静的话却比任何言语逼迫都更有效。我也时刻都在努力摆脱现在的处境。

可是，我现在还是没法给出满意的答复。2卷的大纲构思，至今仍没有结束。

“明日……不，请等到这周末。到时候我一定能写出来的。”

说实话，我对能否实现这个约定依然感到不安。但在已经超期的如今，我的日程表早已进入了危险的水域。

“明白了。但这次真的是最后期限了，请一定要遵守时间。”

“是，对不起。”

藤原老师接着进行了细致的提交时间确认，并对获得通过后写作时间的紧张进行了说明。

说实话，我并不担心开始写作之后的事情。我最棘手的一直都是情节构思，写作正文并不会对我造成负担。1卷时虽然在正文写作时经

历过一番苦战，但我也早已找到了解决之道。

（不过，现在要怎么办才好呢……）

考虑到之后的事，现在的问题已经非解决不可了。

“川越老师，我能讲几句话吗？”

“哎？是，请问是什么事呢？”

突然的话题让我吃了一惊。

一直以来，藤原老师都不会主动提出业务讨论之外的话题。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所以我倒是并不在意。

但是，他会主动提出话题，往往都是出现了什么非常事态。换言之，现在正是这个时候。

“您在构思上花了这么长时间，说实话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是……”

“1卷的时候，您还是比较有组织能力的，但2卷时这种能力却突然消失了。如果有理由的话，还请告诉我。”

我背后感到一阵凉意。

恭也的影响，被他看穿了。

“对不起，我之前拿给朋友看，并咨询了他的意见……而这次我没有这么做，所以造成了差距。”

“是吗……和我预想的一样啊。”

果然，他早就看穿了。

“但是，第2卷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自己能够独立，所以现在正在独自努力……”

我自己也知道，这就是症结所在。

所以，我才刻意没有拜托恭也。

“希望您不要误会，对于寻找参谋这件事，我没有丝毫意见。现在，也有很多共同写作的老师，只要能保证最终原稿的质量，我们对过程没有任何要求。”

“是，我也……听说了。”

在打算作家出道的阶段，我便听说了这件事。所以，我才找了恭也帮忙。

“我担心的，是中途改变创作方式。同一部作品中，发生质量和风格的差异，作为商品而言，这绝对是不及格的。”

接着，他举了几个负面的例子。确实，据我所知，的确有作品中途改变风格，受到了批判。

（是因为这么回事啊……）

既然有这样的实例，出版社会担心，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如果给川越老师帮忙的友人，之后也愿意继续帮忙的话，还是继续下去为好。”

关键就是这里。正是因为不愿意继续下去，所以我才没有和恭也说。

“不能一直拜托他。所以，我会自己努力看看的。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明白了。那就拜托您周末之前完成了。”

藤原老师的电话挂了。我将电话丢到床上，放空地靠在椅子上。

最后关头了。出版社恐怕不会继续等下去了，我也要下定决心才行。

但是，现在我也没有决定性的改善方案。能做的，也只是拼命挠头思考罢了。

“不拜托恭也吗？”

我一直都很尊敬他。我知道，他一直都在为我着想。

加入我好好和他谈一下自己的烦恼的话，他一定会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仔细考虑。

“但是，不能……再这样了。”

我们已经踏上了不同的道路。下次再聚在一起，要作为专业人士共事，做出更高水平的作品。

虽然没有人这么要求，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一定也在想着同样的事吧。

所以，这时候一定不能麻烦他。

我已经发过誓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要是之后也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就这么到了周末的话，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痛苦吧。现在，我还有机会避免那个凄惨的未来。

但是，我同时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到底怎样才是对的，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问问看吧……”

不过，不是问恭也。

如今我打去电话的，是此时最能给出冷静答案的她。

◇

“说明就是这些……”

“原来如此。我已经明白你所处的情况了。”

哪怕听到我如此无可救药的咨询，河濑川依然诚挚地答复。

“对不起，突然找你商量这么沉重的事。”

“就是说啊。桥场也是，你们不会把我看做雅虎智慧袋^王了吧？”

一寒：雅虎智慧袋，日本雅虎上一种类似百度提问的问答网站。

智慧袋倒也不至于，不过我真的很信任河濑川。

说实话，同学年中，能对创作抱有冷静观点的，大概也只有恭也、九路田还有河濑川了。虽然奈奈子和志贵也毫无疑问是优秀的创作者，但有些过于主观了。

所以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联系了她。

“桥场太优秀了，所以一旦依赖他，就很难摆脱了啊。”

“嗯，就是啊。”

“我之所以不去找他帮忙，也是因为这个。既然领域已经分开，那就绝对不去多拜托他。不然的话，就会什么都去找他，自己什么都不剩了。”

还真是扎心的话啊。

“所以，现在也重新来过的机会，是一件好事。不只是对这次的轻小说，对未来也是有好处的。”

“没错。我也不想继续拖下去了。只不过，我还有加入参谋的选择。”

支付费用，让恭也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我的小说创作。

这并不是不行。

“是啊，并没有被禁止。”

她没有否定。

“所以，我想听听河瀬川的意见。”

河瀬川很快便回答了我的祈求。

“如果是以你写作为前提的话，答案早就确定了。”

“确定了吗？”

没想到她会如此肯定啊。

但毕竟是河瀬川，一定是这样没错。

“能告诉我答案和理由吗？”



Succeed Soft打工的第二天，我待在公寓的客厅，等着和贯之讨论。

我从二楼下来只需要短短一瞬，但贯之从家里徒步过来，直到临近约定时间，他才姗姗来迟。

“久等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嗯，我也读过大纲了。”

之前，他给了我第2卷的大纲。接着，我会谈谈自己的感想，然后提出改善方案。

“首先说一下我看过的感想……”

贯之的大纲中，有很多有趣的情节，但十分的零碎，给人一种大杂烩的感觉。

整理要点，抽出必要的章节。只要能做到这点，就能突出情节的有趣之处，所以我将候补方案带了过来。

“所以，我觉得需要对大纲进行整理整顿。”

听完，贯之也说道：

“嗯，编辑老师也是这么说的。真不愧是你，恭也。”

看到我的观点和专业人士一致，我松了口气。

“不是我理解错了就好，那么……”

我拿出手边的资料，开始准备提出改善方案。

“能，能稍微等等吗？”

“哎？”

贯之突然阻止了我。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至少，讨论所需要的东西应该都已经说完了啊。

“不，不是恭也的错。你为我考虑了这么多，我真的很抱歉，但这是我思考后的结论。”

贯之罕见地有些慌乱地说道。接着，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我想要不依赖恭也，自己努力看看。”

贯之说道，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不依赖我，是说不听取我的意见吗？”

我反问后，贯之点了点头。

“嗯。我一直都在思考。因为我在不擅长的领域有巨大的短板，所以太过依赖恭也了，这让我一直坐立不安。”

贯之决堤般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2卷的进展，一直都很不顺利。虽然一直想努力扳回一城，却一直都不顺利，还被编辑指出了不足。贯之接着说：

“我找河濑川讨论过了。告诉她我一直很烦恼，问她该如何是好。结果——”

“她是不是直白地回复你，不要依赖别人，要自立创作？”

“不愧是恭也。和你说的一样。”

河濑川的建议，如我预料的一般直白。

“被狠狠地说了啊。她说；‘你对独立创作有很深的执念。就算是修改，也希望自己动手，不希望被人干涉。所以，如果让桥场或者其他人加入的话，你迟早会后悔的。’”

预先看穿对方的心思，然后组织语言，真有河濑川的风格。

“原本，是我请你来提意见的，结果我现在又擅自放弃，真是抱歉。”

说到这，贯之看向我。

“但是，如果我不能找到自立之途的话，一定就没法继续提升了。说实话，我很想拜托恭也。但是……”

“我明白的，贯之。”

我打断了苦涩的贯之。

“我也一直在想，早晚要和你谈谈这件事。”

“我的独立吗？”

我点了点头。

“我也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不过，我本想着，如果贯之还需要我，暂时继续下去倒也无妨。既然，你都这么样说了……”

我也不用继续犹豫了。

“我支持你。虽然会很困难，但加油哦。”

“恭也……”

贯之瞬间闭上了眼睛。

“谢谢你。”

他重重颌首。

“嗯……”

这一刻迟早会到来，也必须要到来才行。虽然有些卑鄙，但是贯之愿意依赖我，我真的很开心，也想过把这种关系继续下去。

但是，一直这样的话，他就无法成长到下一个阶段了，一直无法摆脱制作同人游戏时的那种关系。

贯之能自己主动和我说，真是太好了。相比于别人的建议，还是自己独立决定，更能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奈奈子也已经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贯之，也终于到了这个时候。

原本，在他们走上职业道路时，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大家心里依然存在留恋。

和朋友们一起快乐创作。如今，这种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次，真的到时候了啊。）

终结总比人们想的要更快到来。如今，我深深地理解了这句谚语。

鹿苑寺贯之，终于成长为了川越恭一。今天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再见了，贯之。）

心中，我默默地向他告别。



作为送别的礼物，我最后给了贯之几个建议。他也有这种希望，所以或许能派上什么用处吧。

“这样啊。不也挺好吗？相比于瞬间结束，还是这样渐隐的方式更好吧。”

我去大学里给河濑川送纪念品时，她也赞同了我的决定。

3号馆旁边，有一个咪嗦啦广场。我们坐在那里，交谈了起来。

“怎么样？意外有些寂寞吧？”

“嗯。啊……是有一点。”

实际上，不只是点。

之后，我肯定还有机会和他一起创作吧。不过，到那时，我便是与一个独立的创作者共同创作，那是互不依赖的工作关系。

虽然这正是我的企盼，但当真的变成这样时，我还是不禁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的确，想立刻走出来是不可能的。慢慢习惯吧。”

河濑川会这么说，真是意外。

“我还以为你会让我立刻振作起来呢。”

“我也是有人的感情的啦，别拿别人当傻子。”

河濑川一如既往地哼了一声。

“我或许也变了吧。通过与他人的接触，变得十分感伤起来了。”

“这件事，你后悔吗？”

“后悔的话，我早就不和大家交往了。当然，你也是。”

河濑川有些恼火地回答。

“光是知道人类是不完整而且脆弱的，我来这里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是啊。

我有时会想，我来到这个时代后，一定能在各方面占据优势，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天下无双。

但实际上不是的。就算能知道未来，也有太多事是无能为力的。
区区十年的精神，是无法拉开差距的。

而三年后的今天，我陷入了巨大的烦恼。

未来的体验，早已无法当作参考。

“关于志贵的事……”

听到我的话，河瀬川微微颔首。

“我从本人那里也知道了一些。工作方式变了啊。”

“嗯。”

我也告诉了她我的想法。

现在想要优先照顾志贵的身体，所以希望找到规律的工作方法。

“我不反对。既然在最近处的你都这么说了，那这一定是恰当的，
也不会错吧。不过……”

说到这，河瀬川看了我一眼。

“我事先说好。”

表情十分严肃。

“志贵的事，别给自己太多压力。你经常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
错。”

“嗯，我知道……我知道的。”

另一个未来的我，就因此而崩溃了。

我想让河瀬川有那样悲伤的记忆，也不想让她担心。

也希望志贵可以幸福。

“轻小说下一卷的封绘草稿，差不多要完成了吧。”

这是改变工作方法后的，第一份工作。

“这样，看来可以把握现状了啊。”

她松了口气，站起身。

“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事，走投无路之前，都要来找我商量。大家比你想象的要更担心你哦。自己崩溃了也无所谓，绝对不许有这种愚蠢的想法。”

话虽然很严厉，说得却很温柔。

我感觉有点想哭。

“我和你约定。没事的。”

我回答她，也站起身来。



志贵负责插画的轻小说，销量十分出色，很快便决定继续发行。

志贵的责任编辑联系说，希望可以尽快开始草图等准备，所以她也开始了草图的绘画。

而这时，志贵改变了工作的节奏。

花费在草图上的时间和精力、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不去勉强自己，包括学业和生活在内，我制定了有利于健康的时间表。

不过，志贵毕竟早已习惯了最初的方式，所以经常超时工作，所以我通过闹钟对时间进行管理，努力控制志贵的工作节奏。

这天，新的工作方式结出了第一个成果。

“志贵，我进来了。”

我准时敲响了她的房门。

“好的。”听到屋内传来她的回答，我走进了房间。

“打扰……啊，房间变干净了啊。”

志贵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让我吃了一惊。

“有了时间之后，也有空收拾房间了啊~”

原本，志贵的房间里到处都是散落的资料，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有如魔窟一般。

但是，因为有了时间和精神上的余裕，房间的状况也明显改善了。

“工作都放到了白天，所以现在都是晚上睡了啊。”

“嗯，感觉生活变得跟老婆婆似的。”

志贵的话，一定会变成一个可爱的老婆婆吧。

（健康状况，真的是在好转啊。）

我松了口气，看向志贵工作的电脑显示器。

屏幕上，放着几张画好的草图。

（哎……）

看到这些图的瞬间，我愣住了。

“我抽时间每天构思了一张。远景、近景、中间，因为恭也君说要有差异性，所以我就试着这么画了，感觉如何？”

听到志贵的话，我这才回过神来。

“嗯，嗯，是啊，能用邮件发给我吗？我到时候再仔细看一看。”

“知道啦，那我现在发给你。”

志贵笑着，将图片打包发给了我。

“所以说，感觉怎么样？乍一看起来，有哪张比较好吗？”

“是啊，在这几幅图里，近景的要好一些吧。”

听到我的回答，志贵点了点头。

“嗯，我也觉得这张比较好~”

“是吗？志贵也这么觉得啊。”

我也随之颌首。

“那，等会我会给你详细回复的，等到时候再发给编辑老师吧。”

“好，那我等你哦~”

在志贵笑容满面的目送下，我离开了她的房间。

之后不久，我打开门进入自己的房间。迅速坐到电脑前，保存志贵发送的图片，打开。

将所有图片摆在一起，我仔细观察着。

然后便情不自禁地抱头苦恼起来。

“比预想的……普通太多了啊。”

志贵的插画十分平凡，只能算是平平无奇的画作。随意挑选一本别的轻小说，甚至都可能发现同样的构图。这些画便只能给人这样的印象。

当然，她的技术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眼前的这些画，放在商业作品中，毫无疑问也可以算得上是中上水平了。

但是，这样是不行的。

“这样，根本一点都不特别。”

插画师需要很多东西。

合乎流行、按时交稿，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自不用说。就我而言，最重要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能画出无可替代的画。

和谁相似的画，虽然在这种画流行时会产生需求，但相似就意味着可以被取代，很容易也会被画风相似的其他人代替。

志贵的话，画风本身并不是十分特别，只能算是普通。但是，在构图和彩色方面却有着卓绝的独创性，而让她成为顶级画师的最大理由，便是“表情”。

如果只是想要画出可爱的画，那只要把眼睛画大，鼻子和嘴巴画小就好。某种意义上，这已经可以算是美少女插画的基础，也是长年以来的一大重要因素。接受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后，如果有人把鼻子和嘴巴画得太突出，便会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感觉。

而打破了这一切的，正是秋岛志野。她笔下的少女，会痛哭流涕、哈哈大笑、勃然大怒，每一张的表情都十分突出，就保留了少女的可爱，又与其他人拉开了距离。

但是，如今她的武器明显已经锈蚀了。

虽然构图依然有些许差异之处，但并非特别出彩。就算成品图可以通过彩色进行一定的提升，但以往特色的表情，在这次的草图中没有丝毫体现。

“该怎么办呢？现在应该告诉她这些吗？”

志贵的脸色比之前要好上许多，健康状况毫无疑问得到了改善。

夜猫子生活也恢复了正常，环境也变得适宜工作。

但是，关键的成果却——

“竟然会变化这么大吗？”

以前的亮点完全黯淡，让人一眼便看了出来。

我想起了河瀬川和仁先生的话。

（这是必须用牺牲浇灌的嗜血之花吗……）

我不希望这样。有很多作家，经过完善的时间管理，依然创作出了名作。

志贵不可能做不到的。但是，现状却让人无言以对。

“得先确认时间表啊。”

今天就能整理插画，给编辑老师发过去。应该马上就会通过，然后便能转向线画、彩色。为了防止意外事故，我在所有流程都留了一天的空余，所以时间还是有的。

重画草图，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这会给志贵增添负担啊。”

收紧日程，就意味着这回事。

那是去到她的老家，和她交谈后好不容易决定的事。这么早就打破真的好吗？假如这么做了之后，她的健康状况重新恶化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又抱头烦恼起来。

我在两手手指上加大了力道。像是为了得出结论，戴了什么束缚道具似的，我感到一阵头痛。

最终，我两手还是无力地垂下。我按下键盘。

“把这个草图打给编辑老师吧。”

我将这条消息发送给了志贵，然后关闭了窗口。

然后，我便趴到了床上。虽然有很多要思考的事，但我的脑中只有一片空白。

我知道，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我也理解河瀬川的话。

我本以为自己已经稍微接近了创作的世界。但事到如今我才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

第四章 前进

这一天一早，我来到了贯之的工作室。

经过连续的熬夜加班，他终于完成了大纲。我到这里，是为了确认他的最终成果。

“好，如，如何，恭也？”

现在已经不是需要我提意见的阶段了。

读完之后是否感到有趣，这是关于这一点的最终确认。

贯之的方针早已决定了。我感到有趣的话就提交，否则就再用最后一天修改后提交。

不过，他心中早已做好了破釜沉舟的觉悟。而且，看贯之的这副模样，大概已经没有再拼一天的体力了。

透过印刷材料，我瞄了瞄贯之的表情。

眼下有很重的黑眼圈，胡须也已经长了出来。饮食方面，也只是吃巧克力喝水而已。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我静静地读起了他的大纲。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绝对不会妥协。不行的话就说不行，OK的话也如实相告。既然他要我说感想，那这点便很重要了。

读完后，我将大纲放在他面前，说：

“很有趣。你很努力啊，贯之。”

瞬间，贯之抓住了我的双手。

“成，成功了吗！谢谢，谢谢你，恭也！！”

他一次次晃着我的手，从中能感觉到他获得认可的喜悦。

（真的很努力啊，贯之。）

和约定的一样，我这次只是说了感想，没有提具体建议。

上一卷中，我做的是将贯之发散的思想，挑选主题统一的部分按顺序进行排列，并削减赘余的地方。

一开始，贯之想要仿照我在上一卷时做过的事。但是，贯之对我的做法，绝望般的缺乏适性。整理过后，主题往往会沦为单调，又或者削减不净，暴露出枝节喧宾夺主的缺点。

对此，贯之采取的对策超出了我的想象。

“感觉，总算是明白了适合我的做法。不是将大纲当作单纯的大纲，将它看做正文，流畅地写下去就好了。”

贯之是一边写作正文，一边微改的类型。换言之，也就是不太按照大纲写作的作者。

所以贯之一开始，直接选择了写作正文。至此，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了整合性和整理方法。接着，他再根据这个大纲性质的小说，组成简略的故事大纲。

不过，这种非合理的写作方式，也只有贯之能够做到。一般来说，作家写正文的速度不会很快，也不会在不会采用的文章中花费太多精力。

（这是只属于贯之的对策啊。）

所以，这毫无疑问是贯之自己抓到的正确答案。

“喂，喂，你觉得编辑老师看到这个后，会满意吗？”

“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在我看来，真的十分有趣。贯之也是，自己觉得有趣才拿给我看的。”

贯之点了点头。

“我自己都看不上的东西，是不会拿给恭也看的。”

“嗯，那这样不就挺好的吗？发给他吧。”

我坚定地说。贯之的眼睛也亮起了强烈的光。明明他已经困到了摇摇欲坠，但还能对内容进行思考，真是太厉害了。

“好，那我就发了！有回复的话我会再和你说的，谢谢！”

“嗯，我很期待你的结果。”

说着，我离开了贯之的工作室。

事到如今，贯之已经可以独立了吧。这完全不是会被直接退回的内容，顶多就是要进行些许的修改。

他原本就是个有才能的人。

即使没有我，也能独立放出光芒。

“呼哈……贯之，不要紧吧？”

客厅里，奈奈子一脸困倦地等待着。

她似乎也很担心贯之，整夜都在守候。明明平时吵得那么凶，但在创作时却十分体贴，这正是奈奈子的优点。

“应该已经可以了。虽然或许有喜好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已经足够有趣了。”

“那就好。那家伙实力还是很强的，只要能调整好心情，应该就一定能成的。”

“嗯，我也这么想。”

贯之对写作一直都十分认真，所以我一直都不相信他无法克服这个问题。

不过，大概也是他的认真妨碍了问题的解决吧。就这点而言，他能够发现契机，真是太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奈奈子也辛苦了。”

“是，那就晚安了~”

奈奈子强忍哈欠，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好，接下来……便轮到志贵了啊。”

我回到房间，确认了一下她的责编发来的邮件。

志贵提交的草图没有什么大问题，编辑已经给予了通过，他也认为，近景视角的那张图要更好一些。

我一直担心的插图质量，经过上色也有了十足的提升，已经完全达到了可以登上商业媒介的水平。

编辑的反响很好，志贵自己也很开心。

（暂时这样就好吧……）

我姑且放下了心，敲响了她的房门。

“志贵，我进来咯。”

“好的~”

今天志贵的预定是对方发来的插画工作。在工作间隙，我前来与她进行工作的确认。

“特典画就用这张吧~”

我依次确认着打开的图像。

感想和封绘时一样。构图和表情上都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但作品商业作品而言已经及格了，完全能够通过。

“对方也已经对插画做了指示，就依次来吧。”

“嗯，我会加油的~”

志贵的样子，看起来和之前没有多大区别。

不，应该说因为变得健康，整个人看起来都更加快活了。

仁先生和优君看到的话，一定会安心不少吧。姐姐渐渐变得健康，也很好地处理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这正是我的追求。所以，我的做法一定没有错。

“恭也君，恭也君。”

“啊……哎，对不起，志贵。我刚刚有些失神。”

“真是的~我还在和你说话呢，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志贵可爱地鼓起脸颊，向我抗议道。

“要想的事有点多啊。对不起，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啊。”

“呵呵，对啊~”

人们的创作总会有所起伏。就算志贵现在有些许停滞，但绝不会一直如此。

我自言自语着，放任她继续工作。

◇

Succeed Soft启动的企划，终于正式开始了开发。

以茉平前辈为主要开发团队，负责推进游戏核心企划和素材制作，我们则按照指示，制作作品中的小游戏。

和竹那珂小姐说的一样，我明明是辅助人员，但打开开关后，却几乎变成了由我主导。

“辈前，你辛苦了~”

竹那珂小姐站在我的桌子旁，来了一个飒爽的敬礼。

“系统界面的临时版、事件绘的替代、背景绘的草图，我全都打包放到共享文件了。”

“谢谢，太好了！接下来的指示我也写在任务表里了，拜托你依次做一下了。”

“收到！！”

又是一个飒爽的敬礼，竹那珂小姐靠过来耳语道：

“辈前，你身体不要紧吗？你最近一直都在工作，竹那珂有点担心。”

“嗯，嗯，应该还不要紧……”

我说了个小谎。

小游戏制作虽然可以部分外包，但基本上还是由我和竹那珂小姐两个人在做。

“剧本、设计、补丁选定、脚本是辈前在做，竹那珂是负责角色设计和所有美术，音乐还有其他不足的方面则是利用之前的资源，总觉得有些紧张啊。”

“是啊。完成时限也很紧张，要如何是好啊？”

结果，我们被强加了十分紧张的工作。

“总觉得，有些不安啊~开发部全体的氛围都不太好。”

竹那珂小姐继续压低声音说。

她说得没错，如今的开发部露出一股不同寻常的氛围。以往，大家在空闲之余会一起闲聊，公共区域里也会有人打游戏。如今，大家却都在安静的职场里沉默地工作着。

不时传来的，只有些许咂舌声。

“今天，堀井先生和茉平前辈，去和上层开会了吧？”

“是啊，差不多改回来了。”

这时，开发部的门开了。

几乎所有人都看向门口，然后愣住了。

堀井部长和茉平前辈都阴着脸。这实在不是刻意开玩笑的氛围。

“桥场君和竹那珂小姐，能来一下会议室吗？”

“是，是。”

听到茉平前辈的呼唤，我和竹那珂小姐连忙起身。

“总觉得，有不好的预感啊……”

“是啊。”

我们不安地前往会议室。

◇

茉平前辈在我们，以及诸位员工的面前，果然说出了一个坏消息。

“现在推进的RPG企划，原本1年的时间缩减到了10个月，刚才董事会已经决定了。”

全员理所当然地躁动了起来。

RPG企划，就是之前茉平前辈提出的明星企划，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却有着精良的制作，所以当时被给予了比通常更多的制作时间。

但是，考虑到其他生产线的情况，董事会判断果然还是不能给予1年时间，所以单方面宣布了时间的缩短。

开发已经进行了1个月，也就是要在剩下9个月里完成啊。

“什么！我们明明都是按照时间表在推进啊。”

“我们是按照1年发售来准备的，事到如今却要变更啊……”

员工们听到这个突然的时间变化，纷纷不安地交头接耳起来。

“真的吗……茉平前辈，不要紧吗？”

竹那珂小姐也面露不安。

自从建立企划后，茉平前辈就一直认真和各方面联系，制定了不强人所难的计划表。在此基础上，充分预测了销售量，从而提出了足以让公司获益的企划，因此也获得了上层的认可。

但是，突然提出要缩短时间，这实在是太艰难了。

（9个月啊……如果缩短一半有些困难，但2个月的话，只要缩短各个工期，就还勉强可以吧。）

我早就看过茉平前辈的计划表。

不知算是幸运还是不幸，计划表中留出了很多余裕。只要将时间进行缩减，就有可能做到。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企划也很有趣，茉平前辈也肯定想继续推进吧。

“我说下自己的意见。”

茉平前辈开口道。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制作。所以……”

但是，他接下来的发言令人大吃一惊。

“如果不能按照预期进行的话，我准备就此中止企划。我决定以强硬的态度回复上层。”

茉平前辈的话在周围再次泛起了涟漪。

（哎……要放弃企划吗？）

我不禁和一旁的竹那珂小姐对视了一眼。她也同样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好不容易通过了企划，正面反抗真的好吗？

员工们看起来也十分迷惑，不知是否应该支持。

（大家也都很期待这个企划吧。）

当然，企划的主导者是茉平前辈。但是，企划才刚刚上了轨道，其他成员在其中也付出了心血。

结果，茉平前辈突然摆出了宁为玉碎的态度，大家自然会对此感到困惑。

“请等一下，中止有些太过了吧。”

“是啊，预算也都拨下来了，就算接受些许的条件变更，也可以进行下去吧？”

果然，员工们纷纷提出了质疑。

但是，茉平前辈完全不为所动。

“在之前的企划中，管理层也经常强加给我们过分的时限，结果产生不满意的结果。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吗？”

面对老资格的员工们，茉平前辈一步不让。

“鸣，你说的也有道理……”

“的确，上面随便的命令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啊。”

真是出色的战术。茉平前辈成功将单个企划的问题，替换了制作人员之前受到的屈辱、立场、尊严的问题。考虑到以往的经历，老人们也都好反对了。

“但，但是，也可以进行调整吧？”

但是，果然还是有人感到可惜，希望寻求解决之法。

“不，我们不能顺从对方。”

但是，茉平前辈仍然没有屈从。

在一开始他便已经决定了吧，他摆出了无比决然的态度。

“要是没有别的意见，就这么——”

就在茉平前辈一如既往平静讲述的瞬间。

“那，那个，请等一下！”

我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手。

虽然我只是一个兼职人员，也不是主要开发者，但我依然感到不吐不快。

茉平前辈并未介意我的动摇，冷静地问：

“桥场君，你有什么意见？”

“那，那个……”

我畏缩地开口。

我竟然会向茉平前辈提意见，真是想都不敢想。

但是，我直觉到，我现在必须开口才行。

“现在放弃的话，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会议室瞬间安静了。

茉平前辈早已不是单纯的兼职人员了。他早已被内定为了正式员工，在开发部中也广受大家信赖。

向这样的人提出异议，说实话，我十分不安，也很不情愿。尤其是当他在信赖他的众人面前谈论自己的日常工作时，就更是如此了。

（但是，与其心里一直感到奇怪……）

我下定决心，面向他。

“的确，现在中止企划，我也很不甘心。”

茉平前辈叉着手沉默了一会，缓缓说道。

“但是，与其在不充分的环境下制作出有瑕疵的作品，现在中止的伤害反而会更小。桥场君不这么想吗？”

拥有自己思想的人冷静的话语中，没有丝毫动摇。

这是只有扎牢了坚实基础的人，才能说出的话。

(不行，不要退缩。如果有自己的坚持，就说出来吧。)

我想说的事有两点。

一是调整日程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自己不想放弃好不容易制定的好企划。

后者有些太感性了，所以没法作为劝说的理由。那么，就先谈一下被茉平前辈判了死刑的日程问题吧。

我深吸一口气，开口道：

“的确，缩短时间是一个十分严格的要求。但是，要求上层给予一定的宽裕，或者探寻在9个月内完成的办法，我们也可以在继续制作的前提下进行思考吧？”

茉平前辈坚定地摇了摇头。

“很难啊。就宽裕而言，这是一直以来都采取高压态势的上层的决定，恐怕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我能理解其中的困难。所以，我们也应该准备好自己的武器，来与对方进行交涉。”

“武器？这是什么意思？”

茉平前辈回应了我的话。

“是，上层只是因为想要缩短时间，就提出了缩短2个月这种模糊的要求。所以我们开发部，也可以通过测算展示一些更加细节的数据。”

我指着白板上贴的计划表，继续说道。

剧本、美术、程序等工序上，都画着代表时间的条形图。

而在结束部分，则有着不同颜色的条形图。这是为了给各工序些许余裕，充当缓冲的作用。

“多亏了茉平前辈之前的思考，如今，我们的各个工序都还有余裕。”

“这是我该做的，因为这是必要的工作啊。”

我将这些部分全部缩减后，在白板上写下了计算结果，总计35天，可以节约下大约1个月的时间。

“照这样缩减，便能提前完成制作了。当然，直接这样老实提议对交涉不利，可以试着提出23-27天的估算，告诉上层这便是压缩的极限。”

座中传来些许惊呼。

根据我刚刚的观察，果然还是有些人觉得现在中止还为时尚早。先把这些人拉到我这里，然后再试着让之前同意茉平前辈的人幡然悔悟吧。

“虽然看上去像是现实的计算，但这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如果不考虑人为失误、资源延误等意外情况的话，恕我直言，这种单纯的计算是很危险的。”

听到茉平前辈的担心，我点点头。

“当然，这不过是展示一下想法而已。必须由各部分的负责人确认风险后，再慎重地缩减工期。但是……”

意识到这里便是决胜点，我强势进言：

“这是难能可贵的好企划。为了让企划成型，做出好的作品，不要非彼即此，考虑一下妥协方案如何呢？”

茉平前辈沉默了。

先说明理论，再诉诸感情。

（在工作的学到的知识，多少派上了用处啊。）

如果我上来就诉诸感情的话，肯定就没有这般说服力了吧。

员工们也渐渐发出了赞同的声音。

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如果精选素材的话，各方面配合的话应该可以实现……众人纷纷说出了这种意见。

（这样，风向就稍稍改变了吧？）

刚才还是对半分的意见，现在渐渐转向调整推进的氛围。

对策的提出，算是成功了吧。

茉平前辈一直叉着手，闭着双眼，沉默不语。

大概是注意到众人的意见在慢慢发生改变吧，他睁开了眼睛。

“明白了。既然大家有不同意见，那放弃这件事就先搁置吧。包括桥场君的意见之内，我会再考虑考虑的。”

几名员工发出了欢呼。

以茉平前辈的地位而言，他完全可以无视我的意见，但是看到现场的氛围，他还是选择了暂时搁置。

“大家辛苦了，散会。”

会议室里散发着安心的氛围。

大家纷纷起身，继续之前的工作，只有茉平前辈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我也不好回自己的位置了。

（虽然是情不自禁，但似乎变成了我拉拢众人反对茉平前辈了啊。）

我并没有恶意或者是政治企图。茉平前辈对此也是清楚的。

当时，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便是对茉平前辈信念和想法的扭曲。

我想要说些什么。如果留下了什么芥蒂，那绝非我的本意。

我绷紧干渴的喉咙，努力说道：

“那个，茉平前辈。我——”

就在我准备开口时——

“桥场君。”

茉平前辈以一如既往的冷静语气，打断了我。

“能抽出点时间吗？我有事和你单独说。”

果然，他也有话想和我说。

“是……”

我无可奈何地颌首。



电话那头，能听到最终确认的声音。OK，这里也OK，声音断续响起。

最后，这些声音都消失了，接着传来明确的答复：
“大纲OK了。您辛苦了。请正式开始写作正文吧。”
瞬间，我感觉身体都脱力了。
“谢谢您！”

我松了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创作中的轻小说第2卷，这下终于能开始正式写作了。
“对不起，花了这么长时间。”

我向责任编辑藤原老师为进展迟缓道歉。
“不，虽然难产了很久，但也写出了好东西。请保持这份气势，加油写下去吧。”

“是，我一定会的。”
说完细节的时间问题，我们也讨论了之后的具体计划。

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
“对了，川越老师……之前跟您合作的参谋，你们之后有聊过吗？”

对了，这件事还没有向他报告。

“是。虽然这次他依然提了一些意见，但我们就已经说好，今后都会由我自己独立创作。”

“是吗？结果顺利，真是太好了。”

藤原老师至此顿了顿。

“不过，看第1卷的大纲模式，川越老师和那位桥场先生，工作的相性真的很不错。”

“这样啊……您这么觉得吗？”

藤原老师说，恭也在章节选择和顺序调整方面，完美贴合了我的故事。

“所以，虽然这次的故事已经决定由川越老师独自创作，但以后也可以试着2个人共同创作。”

感激不尽。我也想有一天再和恭也一起创作。

但是，现在我想集中增强自己的能力。在我努力成长之后，如果恭也有想要创作的东西的话，我想要帮上他的忙。

藤原老师挂断后，我也依然思索着将来的事。

继续轻小说作家的道路，对于一直想要靠写作谋生的我而言，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

但是，好不容易和恭也，还有学科的朋友们相遇了，我很珍惜这段缘分，也很想和他们再一起创作些什么。

“和他们一起创作吗？”

《春空》的时候，我实在太不成熟了。现在的话，我肯定能做得更好，对此我一直很不甘心。

如果再一起创作的话，我——

“我想要压倒性的写作能力……如果我能写出能所有人都能直呼有趣的故事，那一定能帮上恭也。”

我打开一度刚上的笔记本，根据刚刚通过的大纲，斗志昂扬地写起了正文。

“首先我得自力更生才行啊。”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茉平前辈两个。

开始，我们谁也没说话。茉平前辈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变成这样，虽然是自作自受，但真难受啊。)

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们看起来像是在互相牵制似的。

我回忆着之前的争论。

针对茉平前辈制定的企划，上层提出了缩短开发时间的命令。

但是，茉平前辈对此进行了正面对抗，甚至不惜放弃企划。

我认为这一方针实在过于激进，因而提出了妥协方案。

归纳一下，大概便是如此。

争论的要点是，面对茉平前辈不可能的姿态，我提出了可能的说法，最后茉平前辈表示自己会考虑。

说得自大一些，便是我找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不过，该说是奇怪吗？我有一个疑问。）

毋庸置疑，茉平前辈是一个智慧的人，而且思维十分缜密。

连我都能一下子想到的妥协方案，他不可能想不到的。恐怕，他早就知道有这种解决之道。

但是，他一上来就否认了这种可能。也就是说，相比于让企划推进，最初的形式更有意义。

假如这样的话，那目的是什么？这是针对谁的行动呢？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好好问他。

（先不论这个，我到底该怎么开口啊？）

刚才的事，我必须要道歉才行。虽然我不后悔直言不讳，但违背了茉平前辈的意志也是事实。

茉平前辈就算为此发火，也毫不奇怪。

“刚才，真是对不起。”

见我低头，茉平前辈也睁开了眼睛。

“不，我也在反省自己太过独断专行了。如果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说明，桥场君也就不会反对了吧。”

他顿了顿。

“不过，你的确做了一件麻烦事。这样我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计划了。”

“那个，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话……”

不等我说完，茉平前辈继续说道：

“我应该提前给你说明的，应该在更早的准备阶段就争取你的协助。”

“说明？”

指的是什么呢？除了企划之外，茉平前辈还在思考些什么呢？难道是别的游戏企划吗？

但是，茉平前辈接下来的话，却在另一个层面给我带来了冲击。

“我其实是Succeed Soft社长茉平忠广^生的儿子。”

一寒：茉平忠广这个名字取自德川家康的父亲松平忠广。

“是这样啊……”

在兼职被录用时，我便注意到了社长的名字。这个姓实在是太过罕见，所以我一度怀疑过，看来这个猜测是对的啊。

“我明明只是一介兼职，却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也感到奇怪吧？主要就是沾光啦。”

茉平前辈自嘲道，但我并不这么想。

茉平前辈在实务中，表现出了比其他兼职人员和正式员工都要出色的能力。所以，被赋予重任，并非只是沾光，而是理所应当。

“我认为这不是沾光。”

“谢谢。但是周围人不会这么想。因为我已经被内定为下任社长了，所以背后说闲话的人很多。”

这点一定让他很痛苦吧。

“但是，我并不想成为现在的Succeed Soft的继承人。”

“哎，为什么……”

如今的Succeed Soft，虽然不是上市公司，但从销售成绩和业内的名望来说，上升势头很猛，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所以，身为这家公司的继承人，应该一件十分令人艳羡的事啊。

“果然，是因为沾光吗？”

“也有这个原因。但我更讨厌的，是公司的体制和想法，太过于陈旧了。”

他深恶痛疾地说。

“父亲是靠古老的游戏开发方式将公司做大的，所以他一直觉得，靠这种做法就能高枕无忧了。所以，这家公司将加班看做稀松平常，有很多人甚至搞坏了身体。虽然表面上壮大了很多，但根子上和大学社团没有丝毫区别。”

真是令人感同身受。我10年后所在的那家公司，便是这么一家集合了所有缺点的地方。

“所以，我想改变这家公司。虽然我向员工们争取过支持，但重视我想法的，却只有堀井先生。”

这样啊，所以茉平前辈才经常和堀井先生共同行动啊。

“但是这就足够了。只要我制定出企划，并且靠宽松的体制将其完成并拿出成果，他们估计也就不会再三道四，体制也能发生改变。”

茉平前辈不甘心地将企划书丢到桌上。

“可是，那帮董事却说这种预定可以继续压缩。我抗议后，他们却说少爷你还完全不懂开发现场。愚蠢！我就是和大家吃住在一起，看到了太多有家不能回的人，所以才制定了这个计划。那些人才是，根本什么都不懂！”

难以想象这是平时的茉平前辈，一言一行中都流露着激情。

我自己就曾置身于黑心企业，所以看到还有茉平前辈这样的人，我深受感动。

“所以，我不想对这个企划妥协。缩减缓冲时间就能缩减时间，上层会接受调整，这些我都知道。”

果然如此。茉平前辈是在看透了这一切的前提下，还驳回了上层的要求啊。

“或许有些对不起你。但是，我并不单单是为了这个企划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游戏开发。”

氛围瞬间严肃了起来。

茉平前辈的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但随着茉平前辈话的深入，我却感觉有些难以呼吸。

“我想把游戏开发变成普通的工作。”

茉平前辈平静地说。

“装饰以创作这种特别的语言，甚至将其看做某种圣地。因此，就算劳动时间以及环境不尽人意，也能勉强接受。我想终结这样的状态。”



恐怕，以往的Succeed Soft便是这类公司吧。听茉平前辈的话便能听出来了。

“我们这些创作者，经常因为感到有趣，就耗费了大量时间。将原本应当用于休息的时间，也投入到了工作中。虽然那个瞬间会感到高亢的兴奋，但是身体却一定会给予报复。”

感同身受。如果能做出好作品，便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乍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但这种做法丝毫没有考虑到创作者的身体极限。如今的志贵，就是因此而病倒的。

“所以，我想改变。”

他真挚地看着我。

“要像公务员或者工厂一样，进行统一管理，严格按照时间分配工作，根本上改变工作者的环境。这便是我的理想。而这便是第一步，所以我不会妥协，也希望能获得新的同志。^注”

一寒：达瓦里希！

这是充满激情的语言。

“你赞同我吗，桥场君？”

茉平前辈向我走近一步。

我依然认为，我当时的话没有错。

组织方面，改变日期和条件都是可能的。以此为理由放弃整个企划，也是对参与者的不义。

而且，像茉平前辈说的，这次抗议中带有很大程度的思想要素。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诚实吗？

（但是，茉平前辈准备改变一直以来的习惯。）

我一直都将这些看作是常识以及可以容忍的事。

但茉平前辈却说，这一切对于创作者而言，都是不应该的。上面强加给创作者的痛苦错误常识，他要从根本上将其改变。

此时，我想起了优君的话。

想要帮助家人的明确愿望。我承诺他，一定会遵守约定。

如今眼前这个人，明明和我年龄相差无几，却准备从系统上实现这个愿望。

我做了个深呼吸，下定了决心。

“明白了。我撤回我的意见。我……支持茉平前辈。”

这个人值得信任。他拥有可信的思想。

听到我的话，茉平前辈露出灿烂的笑容。

“谢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明白的。”

然后，他向我伸出了手。

我回握住后，他又将另一只手也叠到了上面。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说服上面，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是。”

我感觉胸口一阵发热。

没错，我不仅是一名创作者，也是一个企业人。

不改变这种环境的话，或许我的企划也无法完成。

◇

之后，茉平前辈再次向开发成员们说明了自己的企划，决定以中止企划为基本，向上层抗议。因为我的赞成，大部分人的意见，转而支持茉平前辈。

虽然依然有不同意见，但茉平前辈一一向他们进行了认真解释。完全消除反对意见，达成了共识。

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的日常工作，真是精力充沛。

（真是个出色的人。）

我对茉平前辈的尊重更深了。

“辈前、茉平前辈，企划要放弃了吗？”

竹那珂小姐担心地问。

“不知道啊。他制作的时候应该也是充满了热情，但现在却还能若无其事地工作……”

之前会议室发生发生的事似乎不存在似的，茉平前辈又恢复了以往的工作状态。

“前辈还真厉害啊。”

竹那珂小姐感慨道。我则担心起了茉平前辈的事。

这样真的好吗？

前辈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知道的，大概就只有那个人了吧。）

午休时间，我走向堀井部长的座位，邀请他共进午餐。

虽然有些惊讶，但堀井先生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听完我的问题，堀井先生说：

“真是个困难的问题。说实话，还真有点儿不好回答。”

“这样啊……”

果然，他基本没有告诉我茉平前辈的想法。

“他对这个业界的工作方式……有些自己的想法，无可奈何啊。”

不过，果然是有什么理由的。

“可是，您不能……告诉我吗？”

“这是个人隐私。所以不能由我来说。”

说着，他摇了摇头。

“但是必要的时候，他会自己主动开口吧。因为——”

堀井先生笑了。

“茉平君可是相当重视你。之后，他肯定还会去找你的。”

“是吗？”

“嗯。他说，桥场君拥有自己没有的，吸引人心的能力，这让他十分羡慕。对你的工作，他也有十分高度的评价。”

这还真是令人惊讶。

那么优秀的人，竟然会这么看我。这就让我感到自信，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

“所以，我有事要拜托桥场君……”

“是什么事呢？”

堀井先生露出有些寂寥的表情。

“茉平君很孤独。所以，希望你们以后能够一直好好相处。”

考虑到茉平前辈所处的立场和思想，他毋庸置疑是孤独的。

但是，茉平前辈依然立志改革。虽然这或许会让他更加孤立，但他依然矢志不渝。

在黑心企业工作时，我身边没有任何同伴。即使呼吁业务改进和质量改提升，社长也毫不在意，同事们也早就开始混吃等死，对奔走呼吁的我嗤之以鼻。

独自战斗，实在太艰难了。

所以，我能理解茉平前辈的难处。

（我这种人，也能成为这么优秀的人的助力吗？）

无论是创作，还是工作，我们都有着10年以来的差距。

但是，他依然愿意看重我。

“明白了。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想要回应他的心意。

“谢谢。一定要是你才行啊。”

堀井先生颌首道。



今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和竹那珂小姐踏上了归途。

“今天也辛苦你了。多亏了竹那珂小姐的努力，进展相当不错。”

“真的吗？！哎，我好开心！今天回去后我要1个人偷偷喝可乐庆祝！！”

竹那珂小姐开心得原地打转。

这不是虚言，小游戏开发有很多地方都多亏了竹那珂小姐。

绘画素材由于资金和资源问题无法外包，她却用惊人的速度不断产出绘画。说是以一当多也不为过。

姑且不论艺术水平，但用来谋生却已经足够了。这孩子的能力就是如此全面。

（毫无疑问，是个人才啊。）

我那些不上不下的技术，她全都能用很高的水准进行替代。

我再次切身体会到了，加纳老师将她介绍给我的理由。

不过，回想起茉平前辈的话，我又觉得，要想真正改变游戏开发现场，就不能将她这种特殊的存在看做理所当然。

如果缺了她的话整个项目就会破绽百出，那这种游戏开发模式就会永远停留在上个时代的业界。

“那个，辈前觉得和竹那珂一起创作，有趣吗？”

竹那珂小姐突然小声问道。

“哎，怎么突然这么问？”

“就是~现在在做的事虽然也有兴趣的成分，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公司的命令，属于业务性工作吧？”

是这样没错。

“不过，竹那珂只是有点好奇！！相比于让自己选择的人来创作自己的想法，辈前对这种企划的感想是怎样呢~”

原来如此。我能理解竹那珂小姐的不安和困惑。

“当然，很有趣哦。”

这话毫无虚伪。

“竹那珂小姐有很多想法，面对我的指示，会提出很多改善建议，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竹那珂小姐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看着她，用力颌首。

“这虽然是工作，但也是我喜欢的事。”

听到我的话，竹那珂小姐表现得十分开心。

“这样吗？那就太好了！”

她张开双臂，欢呼雀跃。

“不过，竹那珂感觉有点寂寞啊。”

接着，竹那珂小姐却有些寂寞地说。

“寂寞？”

“嗯，现在和辈前一起工作真的很幸福，但一想到一切就这么结束，我就感觉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然后，她回头看向我，笑了。

“喂，辈前。竹那珂果然还是想做企划！”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我隐约也有这种想法。

她这样的才能，做这种杂活的工作，实在太浪费了。她应该去更大更好的舞台。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

“对不起啊，我要是有更多权力和金钱就好了。”

很遗憾，现在的我实在动弹不得。

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和主张。

虽然有过于常人的经验，却无法将其活用。

现在的我便是如此。

我没有茉平前辈那么深邃的思想，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见我沮丧，竹那珂小姐面露惊讶。

“哎，等等。竹那珂没有说要辈前立马就上马巨大的项目啊！！”

“哎，是吗？”

我还以为，她在要求我呢。

“的确，如果说有的话，竹那珂很想加入，但是辈前还只是大学生。我也知道马上达成是很困难的。但是……”

“但是？”

竹那珂小姐突然靠了过来。

“想做的企划，随时都可以做吧！”

她活泼地说。

“哎，企划，是没错啦。”

的确，也不论能否视线，只是设计的话，随时都可以。

“小游戏的开发也已经接近尾声，也有时间了吧。所以，在有空的时候就考虑考虑吧，辈前还有才气过人的前辈们的企划！”

的确是这样啊。

我虽然因为志贵和茉平前辈的事有些低落，但考虑到将来，设计企划也不是什么坏事。

并不仅仅是模糊的制作，而是有朝一日，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制作的企划。

正因为是现在，所以才有意义。

“谢谢，多亏了竹那珂小姐，我有了想做的事。”

“哇！辈前又谢谢我了！竹那珂，今天实在太幸福了！！”

天才后辈又在我面前转起了圈圈。

我开始慢慢思考起企划的构想。



我根本就不是做管理的料。

每次和加纳君见面，我都会这么说。

原本，我是为了做开发，才加入游戏公司的。但最近我却一直都在面对时间表和预算表，处理电话和邮件。关键的开发业务，却要等到下班后才有时间。

而且，进入公司后，我便对管理的困难有了切实的理解。在还是一个小卒的时候，我便见识到了尊敬上司的心神交瘁，心想自己一定不要变成这样。

但是，一旦被他本人拜托后，我便无法拒绝了。

不过，开发的管理还是蛮愉快的。虽然不能亲身站在开发前线有些寂寞，但优秀的同事和部下们也会做出优秀的作品。为他们奠定基础，也拥有巨大的意义。

但是，现在。

我再次为自己成为了管理职而后悔不已。

“社长。”

眼前，是我原本尊敬的上司。

夜晚的社长室。我站在原上司的社长面前。不，应该说是僵在了他面前吧。

他传达的事实，便是如此艰难。

“您是说，决定的事绝不会推翻吗？”

我发现，我确认的语气有些发抖。

“堀井，你太啰嗦了。”

社长转过椅子，用不同于以往的锐利眼神贯穿了我的身体。

“让康别做蠢事了。我要说的只有这个。”

“不然，就替换企划负责人，将康君放逐，是吗？”

没有回答。此时，沉默胜过了一切雄辩。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社长明白吗？”

“我才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您肯定知道。只是佯装不知罢了！”

我的话带上了火气。我明明想要尽可能保持冷静的，语气却不是不由自主地暴躁了起来。

这对我，不，是对我们，就是如此重要。

“开发……早已疲敝不堪了。”

我回想起大家的脸。虽然愉悦，但也满是烦恼、悲伤，以及深不见底的疲惫。

“康君正因为看穿了这点，才提出这个企划的，所以即便您让他压缩时间，他也表达了拒绝。这种事，社长也是明白的吧。”

社长哼了一声。

“他太天真了。劳动环境，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只是毫不现实的空谈。不值一哂。”

“什么……”

见我不说话了，社长接着说道：

“这是我的公司。如果不满意我的做法，就滚去别处。不管是你，还是康，都是一样。”

这便是曾经和我同甘共苦、流血流泪的上司吗？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以为或许能够说服他。所以，我才来了这里。看来，我的赌博输了。

“社长……变了啊。”

我握紧拳头。

骨头劈啪作响。

“那个人没了之后，您就变了。您说我是被亡灵束缚住了，被束缚住的是您才对吧！”

“你话说得太多了，堀井。认清自己的立场！”

我把话咽了回去。

“告诉康。想要我原谅他，就来我这里下跪道歉。然后承诺不会再
说大话。这2点做不到的话，我就亲自去给他一个了断。”

果然，我不是做管理的材料。

（康君……对不起。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第五章 飞梅

12月，公寓里发生了2个变化。

首先的贯之。担忧的大纲终于得以扫清，制定了随意所欲写作的方针。

结果，轻小说的刊行速度也得到了加快。为了兼顾工作和学习，原本4个月1卷的速度，提升到了3个月1卷。

1个月的差距是很大的。写作的速度必须加快，对编辑老师、插画老师，还有作者本人都是不小的负担。

但贯之还是做出了决断。

虽然这不是我这种外人可以置喙，但我认为贯之的选择，一定会成为未来经验。

而志贵也渐渐习惯了新的工作节奏。

“那恭也君，我就把这个放出去了。”

早上，志贵的房间。她手指的屏幕上，排列着她为轻小说特典绘画的插图。

“嗯，好啊。”

志贵点点头，将文件上传到了附件，发送到了责任编辑的邮箱。至此，这卷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辛苦了！你真的很努力啊，志贵。”

“嗯——”志贵伸展了一下身体。

“但是，我完全不要紧，这都多亏了恭也君松弛有度的预定啊。”

“不，你能好好遵守才了不起呢。”

我请求志贵执行新的时间表和工作模式。

将插画制作从草图到完成分成几个工序，然后分别在时间内完成应做的工作。如此，甲方也更容易预测交稿日期，制定时间表时也有所依据。

志贵很好地遵守了这些。

“那，到下卷前暂时放假吧。快到日子的话我会再和你说，在那之前，志贵就好好休息一下。”

“真不可思议~之前时间一直都在不断拖延，现在却能空出时间了。”

她笑着说。

“空出时间后，看资料和学习的时间也增加了，以后或许可以继续保持啊。”

“嗯，我有很多想看的东西呢。”

思索着之后要做的事，志贵准备先睡一觉。就在我道了晚安，准备离开时，志贵开口道：

“恭也君。”

她突然叫住了我。

“怎么啦？”

“没什么……各方面，都谢谢你啊。”

突然的感谢让我吃了一惊。

“说什么呢？我喜欢志贵的画，这点事算不了什么的。”

“恭也君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互相说笑着，我离开了房间。关上门，我松了口气，小声呢喃道：

“太好了。看来还算顺利……”

我开始有些担心画的质量。但看了今天的成品之后，质量上也已经达标了。

志贵画的优势不仅是构图和表情，再加上上色的效果，画的特异性便瞬间凸显了出来，变成了极具志贵风格的插画。

商品是有时间限制的。期间如何计划成稿，便是能否成为商业画师的界线。

也考虑到家人的仁先生和优君的想法，我一直在摸索合适的工作模式，结果便是这样了。虽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志贵表现得十分出色。

工作完全没有延误。编辑老师也很开心，甚至说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速度的话，他也会积极向编辑部的其他人推荐志贵。

之后，如果熟练了这种模式，工作也会自然增多。

“没错，适应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我想起了茉平前辈的话，回顾起大家的想法。

我们不仅是创作者，也是普通人。忘记这一点的话，就会逐渐失去人的生活。

我认识到了这点。志贵也正是理解这点，才愿意该用现在的工作模式。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便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用这种模式，将志贵推销出去。

“虽然难，但一定要做成。”

应该还有新的策略才对。好好想想吧。



几天后，公寓里，贯之急急忙忙地进行着出门准备。

“好，那我就走了。”

他抱起一个小旅行包，向我们挥手。

“嗯，路上小心。希望会有好消息啊。”

“是啊。我会和插画老师搞好关系的。”

门关上了，轻快的脚步声渐渐远离。

“这家伙也渐渐有了老师的感觉了啊……”

奈奈子叹了口气，看起来有些开心。

在决定加快出版速度后不久，贯之便被叫去了东京。

编辑老师打算，让他和插画老师先见面聊聊。因为以后会给对方增添不小的负担，所以需要有作者本人登门造访。这是件好事。

因为现在还有课程，所以贯之仍然留在大阪。但等到4年级或者毕业后，贯之一定就会回到首都圈吧。

他原本就是埼玉县人，出版公司也都集中在东京。不过，还是有些寂寞啊。

公寓一度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日常。

但是，因为大家的变化，公寓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贯之君，很努力啊~我也不可能输……呼啊~”

小小地打了个哈欠，志贵便道别回到了2楼自己的房间。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她似乎一直在看积攒的漫画和画集，所以有些睡眠不足。

我和奈奈子招手送别她。

“啊，我又被抛下了啊。”

奈奈子大大咧咧地躺在地上，不满地鼓起脸。

“说什么呢？奈奈子也是出色的创作者啊。”

自从我不直接干涉后，奈奈子以往的腼腆宛如不存在了似的，精力充沛地开始了各种活动。

积极投稿唱见视频、充实联动活动，同时尽力避免在媒体上露面，她潜在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

大概，奈奈子还没有考虑制作方面的事吧。但是，事情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甚至感觉，奈奈子或许就是天生的歌星吧。

不过，本人说：

“创作者吗……不过，被这么称呼，我还不够格。”

似乎还无法接受。

“我明白。”

我也能理解她的烦恼。

那便是原创歌曲。虽然因为唱见而渐渐引人注目，但是原创的歌曲却还是压倒性不足。

“喂，恭也。你觉得要怎么做，才能增加原创歌曲的数量呢？”

“那个……只要创作，就会增加了吧。”

听到我正确的废话，奈奈子鼓起了脸。

“真是的，我说的是创作的理由啦，该怎么办才好啊？”

现在的奈奈子，没有创作原创歌曲的理由。

《春空》的歌曲，还有动画对决的歌曲，都是我制定企划后委托的歌曲。因为有详细的印象以及参考歌曲，所以她创作起来也比较容易。

可现在，她只有想要原创歌曲，这一个模糊的理由。对于尚未走上职业音乐人道路的奈奈子而言，她需要寻找自己的理由。

“恭也最近在做什么？”

“嗯，也没什么。基本是在整理公司里的工作状况。”

虽然已经下决心制定企划，但还完全没有成形。因为，目的还没有决定。如果只是想要和大家一起创作，就能瞬间制定出企划，那我也不必辛苦了。

等过一段时间，再告诉奈奈子吧。现在说的话，难免会对她的创作产生影响。现在，她自主创作出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

(不过——)

我瞄了一眼奈奈子。

她依然在为想不出歌曲而烦恼。

(要是能帮她找到什么契机就好了。)

恰好我最近一直都在经历些沉重的事，转换一下心情，或许也不错。

大学周边都是农村，去城里逛逛或许也不错。

想到这，我对奈奈子说：

“奈奈子，你现在有空吗？”

她瞪了我一眼。

“恭也君欺负人，你一看就知道吧。”

的确，看她躺在被炉里喝茶的模样，实在不像在忙。

“我正好想去进行一下市场调查，看看最近的流行。所以准备去看电影，你想不想……”

话还没说完，奈奈子一下子跳了起来。

“哎，现在？马上？”

“嗯，嗯……我是这么打算的。”

听完，她确认了一下自己的样貌和打扮。

“对不起，等我1小时。我尽可能弥补一下！”

“好，好。”

刚一说完，奈奈子就飞速跑进了浴室。

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她似乎是想去的。

“算了，也给河濑川打个电话吧。”

我原本就是打算电话联系河濑川的。如果是她这个大影迷，一定能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我想认真参考一下。

所以，我和她取得了联系，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唉~~~~”

不知为何，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哎，那个，怎么了？”

面对我的反问，她说道：

“因为你那迟钝和天然的麻烦属性，哪怕什么都不做，都会让人晕头转向啊。事到如今，我也完全不想说你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但是！你也是时候学习一下了吧！奈奈子那样兴高采烈地准备，我怎么可能去悠悠哉哉地去看电影嘛！你多少想想啊！”

说完，她便把电话挂了。河濑川很少见地认真生气了。

“她到底在说什么呢，这又不是约……”

我真是太傻了。

说到这里，我才明白过来，奈奈子到底在准备什么，心里在想些什么，河濑川又是在为何发火。

我瞬间起了一身冷汗。

“我差点踩中了十分可怕的地雷啊。”

因为最近脑子里都是志贵的事，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

实际上，我已经身处雷区的中央了。

“先上2楼等着吧……”

在奈奈子“准备”完成前，我就老实待着吧。

◇

除了愚蠢的我，想必大家一定知道，正如河濑川所料，奈奈子无比认真地进行了“准备”。

“久等了！我们走吧！”

“嗯，嗯。”

见她如此兴奋，我直接被她的气势压倒了。我们坐上乡间公交，前往熟悉的近铁车站。

“咦？之前上映的派克斯^生的新作，已经下架了吗？”

一寒：派克斯应该是皮克斯，2008年的CG动画，大概是《机器人总动员》。

“真是哎，我还想把它当成备选的。”

那部电影因为高精度的CG而广受好评，所以我本想着抽时间来看的。

“其他的……找不到什么好片子啊。”

奈奈子喜欢的那种宏大电影，最近似乎不太卖座。

“嗯……别的还有什么呢？”

我更换电影院，寻找着有趣的电影。

大众电影要不就是已经看过，要不就是让人提不起兴趣；而那些单馆系电影，虽然能引起一些兴趣，却又感觉过于小众，欠缺决定性的理由。

就在我来回搜寻的时候——

“啊。”

虽然称不上是命运的邂逅，但我注意到了一部电影。

“要看这个吗？”

恰好，这是一部时间主题的电影。

奈奈子从一旁看向我的手机屏幕。

“讲述时间穿越的男主，为了获得美好生活，利用以往经验努力奋斗的感动之作……不会太普通了吗？”

“没，没这回事，肯定会有大场面的……大概。”

感觉像是自己被批判了似的，我不禁拥护起这部作品。

“那，就看这个吧！那个，下场的放映时间是……”

奈奈子十分轻易地同意了，我们要看的电影就此确定了下来。

到达大阪阿部野桥站后，我们走到了阿部电影院。对大艺大的学生而言，这里是电车可及的范围内，最受欢迎的电影院。我也来过很多次，不过独自和女生一起来倒还是第一次。

买完惯例的爆米花和饮料后，我们并排坐在一起。或许恰巧是清闲的时间，影厅里客人很少。

“喂，恭也。来的客人很少啊。”

奈奈子小声说。

“嗯……大概不是什么人气作品吧。”

因为担心看到剧透，所以我没有去看网络评论。

“也好吧。这样就能安静地看电影了。”

“是啊。”

电影院这种地方，还是很看运气的。如果都是些有礼貌的客人倒还好，否则便很难集中精力。

这次我们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所以可以安心看电影了。

（不过，有种别样地紧张啊。）

我瞥了一眼旁边。

“好期待啊~我已经好久没看过电影了。”

精心打扮后，奈奈子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可爱。

为了她本人的名誉，我事先说明，奈奈子平时在家休闲的样子，也可爱到让人失神。而这孩子如果认真打扮，更是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我的注意。

（她竟然会对我……）

我也知道这有些自虐和失礼，不过我还是回想，这么可爱的女生喜欢我，不会是搞错了吧？

“啊，开，开始了。”

“哦，那我就把手机先关上好了。”

影厅的灯光暗下，电影正式开场。

和事前看到的情报一样，电影以时间回溯为主题，中间夹杂着主人公和女主角的恋爱。

或许是为了符合大众口味吧，电影的爱情戏更像是主线，而我想看的重生要素，却没有担当主轴。

不过，对于实际时间回归重生的我来说，依然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我最感兴趣的，便是带回过去的记忆。

男主人公保有很多能够大大改变历史的记忆——像是天灾或是赛马的结果。

因此他获得了许多收入，也因此遭遇了很多问题。

（说起来，这方面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啊。）

虽然没有仔细回忆过，但我如今带回2008年的记忆，就只有我的个人经历、娱乐业的流行，还有一些没有什么影响的杂学。

当然，我对天灾或者赌博没有丝毫印象，只有当看到相关新闻时，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一回事啊。”

我不知道，这种情报的制约是基于什么原因。

（那里面或许有什么提示吧。）

贯之的挫折，以及回归未来。其中大概发生过什么吧，但这段关键记忆如今也已经模糊了。

恐怕，在需要这段记忆的时候，它就会回来了吧。

电影渐渐来到了高潮。

主人公在重生的世界，虽然没能改变什么，却和女主角缔结了牢固的情谊，虽然很平常，却是个美丽的结尾。

“呜呜～真好啊……咝！”

我看向旁边，奈奈子一副感动的模样。

（时间相关的主题，真的很有戏剧性啊。）

虽然我自己就身处在时间的漩涡当中，却像没事人似的欣赏起了眼前的电影。

◇

电影结束后，我们走进附近的咖啡厅，谈论起电影的感想。

“好有趣~！之前说它普通，真是太对不起它了。最后，我不自觉就哭了~”

奈奈子似乎十分享受，看来是值回票价了。

“嗯，这种主题真不错啊。我不禁都思考起来，自己要是能重来的话，会做些什么了。”

我也同样享受地回应奈奈子。不过，如果要是有人知道我的经历，一定会对我愚蠢的评论表示无奈吧。

奈奈子愉快地摆弄着饮料吸管，说道：

“我有想写的曲子了。总觉得，虽然我的人生只有一次，但想象一下，如果这是重来之后的结果的话，就瞬间有趣起来了。”

“哎……好像很有趣。”

奈奈子说的，是宛如平行世界的主题。

“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虽然我现在在创作歌曲、和恭也一起讨论，但也曾梦到过，留在老家的我。”

我吃了一惊。

在未来，我也曾见到过相识的事。

“不过，那样的我也很喜欢唱歌，所以并不感到悲伤。不过，所处的环境，还有幸福的深度，都是不同的。所以，我想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我写一首歌。”

好开心。

奈奈子已经可以自主地去创作了。

以往，一旦涉及到世界观或者设定，她就会一头雾水。现在的她却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世界了。

她已经真正地独立了。

（不，应该是相反吧？）

以往，我一直都是在自己的企划中，加入大家的元素。

但如今，贯之和奈奈子都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了。

“我说啊，奈奈子。”

“嗯？”

奈奈子正面看向我。

真是自信满满的表情啊。

“我有一个提议，将奈奈子的歌，填充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应该会很有趣吧？”

“啊……”

奈奈子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所以，就是现由奈奈子写出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再以歌为基础，找贯之充实世界，然后再由志贵、斋川将它画出来……”

说着，我也兴奋了起来。

“你不觉得，一定会很有趣……哇哇！”

我还没说完，奈奈子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真是的，恭也真是天才！！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来做吧，我会努力写歌的！！”



“嗯，那就决定了。”

这能成为奈奈子创作的一个借鉴，真是太好了。

“咦？那恭也要做什么呢？”

“哎？啊，我，嗯……”

虽然我一直在考虑提高大家的自主性，却从未考虑过自己的位置。应该说，我一直都在努力消除自己的影响。

“恭也肯定是很以前一样，在背后支持大家吧！”

“嗯，嗯，是啊。”

没错，这才是我应处的位置。

我是以大家为主体的这个作品的支撑。

（会是个困难的企划啊。）

这个企划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为了凸显各位创作者。我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件何等困难的事。

突然，奈奈子冷不丁地说：

“我一直觉得创作是一件麻烦的事，但我也很清楚，必须要全力以赴。”

“奈奈子是怎么产生了这种想法呢？”

她面露寂寥，说道：

“不久前，老家里一个经常照顾我的人去世了。明明还很年轻，真是太突然了。”

奈奈子身边发生过这种事啊。

“然后，我就明白了，如果对自己想做的事不全力以赴的话，就没意义了。好不容易有了创作的机会，必须全力去创作才行。所以，写不出原创歌曲，我一直很不甘心。”

奈奈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已经不想对自己说谎了。”

瞬间，她的表情和志贵重合在了一起。

（哎？）

这是为什么呢？我立刻找到了答案。

“是啊，必须全力以赴才行。”

“没错！拼尽全力！！”

虽然说得轻巧，但我知道，奈奈子的歌曲创作，其中充满了泪与笑、苦与乐。

创作者并不能流水线似的自动创作出作品。

（人生只有1次啊。）

我看着擦肩而过的人群以及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想道。

如果不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做到极限，便无法产出任何东西。

如果不赌上一切，就无法打动别人。

（可是，这和茉平前辈的想法……）

一种巨大的矛盾，以及与之抗衡的热量，还有某种什么难以言说的感觉，从我心底涌了上来。

◇

最后，我和奈奈子在车站分开了。

“我要去到处转转，搜集一下写歌的灵感！”

灵光乍现的她，立刻就为了新歌的创作而开始采风。我自然不会阻止，笑着目送她离开，然后便坐近铁回到了公寓。

坐在摇晃的电车里，我回忆着刚才的对话。我为奈奈子的成长而感到纯粹的喜悦。她终于意识到了世界的创作。如果顺利的话，她的原创歌曲写作，一定能减少很多迷茫。

“贯之和奈奈子，都不用担心了啊……”

反过来说，就是还有一个人需要担心。

可以，我也仍未能理解。这个担心实在太过于模糊，以至于我只有一种对未知的不安。

志贵的工作十分顺利。虽然我一度对画的内容感到担忧，但她很快便提升了质量。虽然志贵花在创作上的时间缩短了，但这种变化是必要的。

不论是为了家人，还是为了她。

就在我不断思索着这件事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是谁来电话了吗？

“咦？是邮件。”

是一封新邮件。而且这不是短信，而是转发的普通电脑邮件。

是谁呢？或许是志贵的责任编辑吧。为了在外面也能确认工作邮件，所以我设置了转发。除此之外，我便想不到了。

不过，邮件的发件人是一个意外熟悉的人。

“斋川发来的。”

她竟然用邮件联系，真是少见。她一般都是用电话或者手机短信联系，这种正式的方式，一般只有在工作时才会用。

“有什么事呢？”

我看起了邮件的正文。

内容很简单。我有话要和亚贵前辈说，可以去你们那里吗？

上面写着日期和时间，同时询问在没空时的候选时间。是一封十分平常的正式预定咨询。

（嗯？）

我疑惑地歪了歪头。这点事的话，直接用电话或者短信联系不就好了？以前明明说会直接联系的，这次还真是郑重其事啊。

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斋川依然在努力，志贵也终于习惯了新的工作方式。

“斋川到底有什么目的？”

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她的意图，但斋川肯定不会无理由做这种事情的。一定有什么原因。

因为实在想不到，所以我只好告诉她那时候可以过来，顺便问她是什么事。

按下发送键后，我仰头望天。

时近年关，近铁车内一如既往地挂满了年节料理以及新年参拜的广告。

虽然列车到站时会时不时吹入寒风，但座位的温暖还是渐渐让我进入了香甜梦乡。

◇

几天后，和斋川约定的日子终于到了。

“对不起，耽误了你们的时间。”

斋川准时到了公寓拜访。

“没事啦。小美乃梨，好久不见~”

志贵的声音一如既往。

“是……好久不见。”

斋川有些紧张地鞠了个躬。

一开始，我打算3个人在饭店里见面。毕竟好久没见了，所以想要一起吃个饭。

但是，斋川却郑重拒绝了，说希望在公寓，或者会议室里见面。不仅如此，她还希望挑一个奈奈子和贯之不在的时候。

恰好，有一个2个人都不在家的时间，所以我便和她预定了这个时间。但是内心当中，我还是为这种异乎寻常的氛围感到困惑不已。

就这样，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客厅的被炉边落座，我给所有人倒了茶。斋川的马克杯从她入住时起便一直保留着，所以这次我便直接给她用了这个杯子。

为了烧水，我起身离开了被炉。此时，只剩下斋川和志贵正面相对。

“亚贵前辈。”

“嗯？”

简短的对话后，斋川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了几个装着纸张的透明文件夹，摆到了桌上。

“这是……”

这是几天前，志贵刚刚交稿的彩绘。

因为是商店特典，所以图片上还有着样品的水印。为防止剽窃，图片的像素也不是很高，眼前的这张画上，还能看到粗糙的像素点。

但是，斋川却将它故意放大到了A4的大小。

她是对这幅画有什么想法吗？不然的话，她就不会特意将这幅画拿出来了。

我一时忘记了泡茶，只是呆呆地看着斋川。志贵也等待着斋川开口。

斋川做了两三次深呼吸，几度欲言又止，最终开口道：

“这……这幅画，是亚贵前辈画的吗？”

瞬间，现场绽起了火花。

“哎……斋川，你……”

我察觉到了她这句话的意思。

可是，我希望没有猜中。这句话，大概和前几日我感受到，却又深藏在心中的话是一样的。当时我打消了念头，接受了现实，所以没有说出来。

志贵会如何回答呢？虽然害怕知道答案，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看向她的表情，等待她的回答。

毫无表情。

志贵面无表情地说：

“嗯，是我画的。”

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柔。

但是我注意到了，这句话里带着不同的语气。

我不知道斋川是否对这个回答有所预料。

“这样啊……”

确认后，她深吸一口气。

“亚贵前辈……你到底怎么了？”

她绝望地问。

“哎？”

听到斋川意料之外的问题，志贵有些疑惑。

“这真的是亚贵前辈的画吗……”

我不禁呆住了。

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刺入了最深刻的地方。

公寓中陷入了沉默。

“我一直都在看着亚贵前辈的作品。”

斋川平淡地说。

“亚贵前辈一直都拼尽全力，想法远远领先在我的前面，画里有着非同凡响的能量。我想尽可能多接近你一点……所以才独自努力……”

她望了望天，像是在抑制什么似的。

“请看这个……”

斋川从包里取出另一个文件夹，放到了桌上。

展开小山般的画纸，那是几张她画的画。

“斋川，这……”

我拿起一张，然后沉默了。

说实话，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奇幻、蒸汽朋克、SF、现代……这里有着世界观多种多样、风格丰富多彩的画。

完成度自不用提，更让我震惊的是，画的独特性以及立体把握的精密。未来，2D绘画到3D绘画的发展便是其中一个趋势，而她展现出了完美的适应力。

而且，非但如此。效果、展开、色彩，她都表现出了非凡响的实力。

“九路田前辈的企划还没开始……所以我必须自己行动起来，这些便是准备卖给游戏公司的画……”

奇妙的构思、凝结的心血、压倒性的数量。热情从这些作品中喷涌而出。

斋川接着述说起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之前做动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过去的一切作品都被摧毁了。你只有这种程度吗？看到亚贵前辈的作品后，我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冲击，感觉一切都回归了起点。”

《Blue Planet》。因为压倒性的绘画功力和密度，震撼了我和整个世界。斋川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动摇。

我现在仍记得，她在初次上映时，哭着连连点头，说：

能喜欢志贵真是太好了。

能喜欢志贵的画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想尽可能接近你。所以，才离开了舒适的这里，独自面对绘画。不这样的话，我和亚贵前辈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正因为有这份冲击和感动，所以现在的她十分迷惑和失望。

斋川举起一张纸。上面是她憧憬的人的画。

但是，看着这幅画的斋川，眼中充满了悲伤。

“这幅画很漂亮。但是……不是我追逐的亚贵前辈的画。这是倒退懈怠的画……我明明一直看着你的后背，一直努力……”

斋川流下了豆大的泪珠。

但是，她拼命忍耐，不让它流下来。

“对不起，我本不想这么和亚贵前辈说话的……但是，但是，看到这幅画时，我感觉自己必须说出来才行，所以……”

接着，她满面悲伤地看向我们。

“我知道亚贵前辈搞坏了自己的身体，我真的很担心，希望亚贵前辈能赶快好起来……可是，但是，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她连连摇头。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泪水，低下了头。

志贵一直沉默着，没有回应斋川的呼喊。

“斋川……”

很惭愧，我同样无法给出回答。我没想到，斋川的呼喊中，竟然会蕴含如此的热情。

我怎么会想到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作和大人的道理，面对她倾述的热情，我实在无法向她开口。



斋川最终抬起头，坚毅地站起身。

“我是做好了断交的准备，才来这里的……”

这句话无比坚强，让我不禁颤抖起来。

“我会胜过亚贵前辈的，压倒性地胜过。我会认真面对自己，在画里表现出来。虽然我不想就这么结束，但是，我……”

斋川挥去了自己的迷茫。

“我要继续画画。因为我最喜欢画画了。”

她坚定地说。

这里的，是御法彩花。

无论身体还是意志，都无比坚定地向前突进。

斋川之后就不再说话，默默地拿起包，再度强忍悲伤地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公寓。

（为什么会这样……）

我原本是为了让志贵觉醒，才让她来做志贵的对手的。看来，是我的想法太浅薄了。

当然，她同样是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创作者。志贵在受她影响成长的同时，她同样也在看着志贵成长。最后，便达成了如今的逆转。

我痛切地认识到自身的愚蠢，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志贵。”

我呼唤她的名字，想要关心一下她的情况。

“对不起啊，恭也君。”

可她只是认真地收拢着斋川留下的画。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志贵……”

我无能为力。

如今，我已经没有事可以为她做了。

现场，只余下时钟、水壶以及我的呼吸声。

◇

3天过去了。

我下到客厅，和奈奈子、贯之交谈起来。

“这样啊，还有好好洗澡和吃饭啊。”

贯之稍微放下心来，奈奈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光这样，还是我去说了好几次啊。吃饭基本就只吃1个饭团，我问她要不要吃拉面，她也只是和我道歉……”

“这样啊……感觉有点危险啊。”

贯之叉着双手，仰天长叹。

从那之后，志贵就基本不和人说话了。

一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不论我、奈奈子还是贯之去和她说话，她也只会跟我们道歉，没有任何表示。

“竟然和斋川发生过那种事啊……真是吓了一跳。”

我告诉了奈奈子和贯之事情的经过。

“麻烦了啊。斋川大概也是在担心志贵吧。”

“嗯……是啊。”

听贯之这么说，我点点头。

斋川只是随心而动，其中充满了对志贵的爱。

“所以，万一志贵有什么变化，一定要随时告诉我。抱歉，拜托你们这种事，但是拜托了。”

二人笑着回应：

“别放在心上，这也都是为了志贵啊。”

“希望能成为一个好契机吧。志贵肯定不要紧的。”

我稍微松了口气，但内心依然怀揣着不安。

毫无疑问，前几日斋川的话给了志贵很大的冲击。现在也只能等她振作起来了。

但是，时间并不一定会给出积极的解决之法。

或许只是一味烦恼于斋川的话，空空消耗时日罢了。

回味着至今为止的事，志贵或许会改变对绘画的想法。

然后……虽然不想这么想，但或许会放弃绘画。

（结果，变成这样了吗……）

我想起了未来的记忆。

讽刺的是，那时让志贵重拾画笔的契机，正是御法彩花——斋川。

难道在这个世界，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吗？

（那就……太悲伤了。）

无能为力的我，感到十分不甘。

现在，只能祈祷志贵会平安归来了。

◇

1周后，志贵的情况也没有改变。

因为和奈奈子还有最低限度的对话，所以身体状况倒是无需担心。至于精神出于何种状态，就无从得知了。

我也定期去和她说话。但得到的回答却只有抱歉。无法进行对话，让我无处下手。

难道我就什么忙都帮不上吗？正在我失落的傍晚时分，突然，电话铃响了。

“斋川。”

屏幕上显示的，是处在混乱中心的她的名字。

虽然不能不接，但说实话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虽然困惑，但几声铃声过后，我还是按下了通话键。

“喂……”

我简单地回应。

“上周……真是万分抱歉。”

斋川一开口便向我道歉。

“没什么。我没能给出任何答复，才应该道歉。”

原本，我应该是为了仲裁协调二人的关系，才留在那里的。

但结果，我什么都没能做到。

“不……我才应该道歉，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那个，亚贵前辈在吗？我一直都在反思这件事，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但可以的话，过段时间我可以和她……”

要不要告诉她呢？

斋川一定会担心，说不定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是考虑到斋川时候才知道时的心情，我还是决定告诉她。

“志贵……”

“她一直待在房间了不出来。虽然最基本的生活还是得到了保障，但她也一直不和大家说话。”

“哎，从那之后就一直？”

我一时有些难以启齿。

“嗯。”

但还是给出了肯定。

我听到电话那头吸气的声音。

果然，她大吃一惊。

“斋川，这并不是你的错……”

我才说到一半，斋川接着说道：

“前辈，抱歉，我现在就去你那里。”

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斋川……”

她采取了我意料中的行动。我的担心成真了。

但是，我其实也是想要斋川来的。她的话，或许能够和志贵当面对话。

或许，她能讲出我说不出的话。

我心中怀有这样的希望。

◇

不久，斋川到达了公寓。简单跟奈奈子和贯之打了个招呼，她就和我一起来到了二层。

“前辈愿意说话了吗……”

我轻轻点了点头

“但是，她和人的对话真的只有最低程度。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也只会说现在不太方便。”

“这样啊。”

斋川表情有些僵硬。

我们站在志贵房间前。

我轻轻敲了敲门。

“志贵，斋川来了。”

以往的话，应该会有什么回应才对，但门那头没有丝毫反应。

我无言地朝斋川点了点头，将地方让给了她。没有反应，代表着志贵想听听斋川怎么说吧。

“亚贵前辈，能听到吗？我是斋川。”

斋川越过门对志贵说。

“我明明知道……亚贵前辈一定是有原因的，却还是单方面地说了很多过分的话。我觉得自己一定要道歉才行，所以才联系了桥场前辈。结果听说您一直待在房间里，所以我就忍不住跑来了。对不起。”

“至少，能听听我的话吗？拜托了。”

但是，面对斋川的新生，门那边没有任何回应。

“前辈……”

斋川悲伤地看向我。

“没事的，放心吧。”

我安慰着斋川，将耳朵靠在门上。

从刚才起，门内便没有任何声音，这让我有些奇怪。开始，我以为这是志贵在表达倾听的意思，但看来是我猜错了。

耳边传来意料当中的声音。

“这是……在睡觉啊。”

我隐约听到了嘶嘶的声音。

知道志贵不是故意无视斋川，我松了口气。

“等前辈醒了之后，我们再来吧？”

斋川小声说。

“不，我还是有些担心，去看看志贵的情况吧。”

平时我肯定不会做这种事，但果然还是很担心，我下定决心，转动了门把手。

（志贵，如今怎么样了呢？）

这几天里，她是如何看待斋川的话，又是如何思考的，答案就在门的那头。

门开了。

我屏住了呼吸。

志贵画画的时候，房间里一直都是暗的。或许是习惯，又或许是为了集中注意力，她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现在，她的房间一片漆黑。只有电脑屏幕的荧光朦胧地照在地板上，上面铺着无数白色的东西。

志贵就在其中，呼呼地睡着。

看到她身体没有明显地恶化，我松了口气，然后便看向周围那些白色的东西。

“是纸？”

我们进入房间后，我明显感觉，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

“桥、桥场前辈，这是……”

斋川惊呼着，将手中的纸递给了我。

“这是……”

看到那张纸的瞬间，我同样惊呼出声。

无数纸张铺满了地面。上面全都是用铅笔画的草图。

画中的人物要素，有一点的共同点。然后我马上就理解了画的内容。

“是轻小说的插画。”

是那天被斋川指责，不是志贵的画的轻小说插图。

这些画从构图起被全部重画，铺满了周围。

这便是听到斋川的话后，志贵的行动。

“完全不同……变成全新的画了。”

听到我的话，斋川也连连点头。

“没错，这是……”

这并不是简单的画。每一幅画的构图、表情，都无比地鲜明，不模仿任何人，充满了鲜活的魅力，这些画无法用其他画比喻，非要说的话——

“是亚贵前辈的画……”

斋川两手捧着志贵的画，泪流满面，给出了最合适的形容。

没错，这是志贵的画，也只能如此形容。不与任何人相似，却也不会显得稀奇古怪，受到无数人喜爱的画。

“对不起，亚贵前辈，我真的做了很过分的事。就算您要和我断交也不奇怪，但是，我，我……”

斋川珍惜地看着志贵的画。

“果然，我最喜欢亚贵前辈的画了！”

说完，斋川泣不成声。之前强忍的泪水，如今溃堤似的一涌而出。

我轻抚着她的后背，看着熟睡的志贵。

因为斋川的话和对绘画的热爱，所以她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吧。

虽然有些笨拙，但也是无比诚实的选择。

（我险些就失去了这个吗？）

看着眼前的奇迹，我感到了后悔。

如果没有斋川……志贵将会变成怎么样呢？

以价值观来评价，很难说哪种会更好。但至少，如果从志贵创作的观点来看——

（我让斋川，背负了很大的负担啊。）

多亏了这个比所有人都更热爱志贵作品的女孩，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画。

“咦？”



突然，在白色纸海中安眠的志贵打了个哈欠，醒了过来。

“恭也君、小美乃梨，怎么了吗？你们两个……”

一副浑然无知的模样，志贵用一如既往的温柔声音问道。

“亚贵前辈！！”

“哎，哎哎，小美乃梨，怎么啦？”

斋川飞扑到志贵身上，在迷惑的志贵身边痛哭起来。我微笑着看向二人，通过二人的事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创作者的力量，终究是他人无法驾驭的。

我应该早就知道的。但为什么忘记了呢？

◇

之后，斋川跪倒在地，向志贵道歉，而志贵温柔地安慰起她。我提议，难得斋川回来，就一起去吃个饭。所以，我们便一起前往大学附近的饭店。

遗憾的是，奈奈子和贯之因为都有事情，所以没能一起来。不过，斋川一个人就说了三个人的话、吃了三个人的饭，或许这样也是刚好。

“谢谢款待！我会努力的！亚贵前辈、桥场前辈，就请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吧！”

饭后，斋川活泼地摆摆手，消失在夜幕里。

我们也挥手相送。

“回去吧……”

“嗯。”

我们走在回公寓的路上。

志贵在前，我在后。

一如平时的顺序。

马上接近年关，山上吹下的风很冷。说起来，和贯之一起从医院回来的时候，还下雪了啊。

天气这么冷，说不定哪里又下雪了吧。那幅景色虽然很美，但身体也会凉透了啊。

艺大附近的道路，人行道很窄，走起来不太方便。但我们并没有在意，只是默默地走着。今天路上没有多少车和人，只有我们俩走在这条路上。

走了一会，吹个不停的强风，也渐渐停歇了。

“恭也君。”

志贵突然开口。

“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

“别在意。还是志贵你更痛苦吧。”

斋川的话刺穿了我和她。

创作者的话，只能靠创作者来解决。

这次，志贵能采取的手段，自然便只有创作。空洞的话语，是无法传达心意的。

所以，她才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不眠不休地作画。最终的成果，胜过一切雄辩。

志贵没有在工作中投入心血。那最终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所以，斋川发现了这件事。

身体感到了一股更甚于气温的寒意。

“我没事的。”

听到我的担心，志贵依然没有回头，回答道。

她怎么会没事呢？

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志贵接着说：

“我之前带恭也君回老家了吧。”

“嗯。”

“我真的……很喜欢画画。”

喜欢这句话，带着一种特别的腔调。

接着，她谈起了画室。家中那个不可思议的独特空间。

“我在画室里看妈妈画画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样，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想画自己的画，去往自己喜欢的世界。”

志贵在画中遨游。

那并非是对母亲的憧憬，而是进入自己世界的契机。

“妈妈一直都在画画，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都在坚持画画，即使在病中，也未曾辍笔，最后去世了。爸爸和优君，因此都十分悲伤。”

志贵顿了顿。

“可是，我有件事没敢告诉家人。”

她有些寂寞地说：

“我很羡慕妈妈能一直画画。”

我无言以对。

我一直都误会了。

我以为，志贵画画是为了与母亲邂逅。只要模仿母亲，便能理解母亲的想法和世界。

但是，这不过是我浅薄的妄想。

很久以前开始，志贵便在创造自己的世界了。

她早已下定了决心。

可我却提议了自以为是的事情，完全没有理解她的觉悟和宿业。

甚至，还让她迷失了方向。

“抱歉，我没有理解志贵。”

志贵摇了摇头。

“恭也君也是在为我着想。你认真地和爸爸、优君聊过，想了很多，才提出那个建议的。而且，我那时候也觉得，这样不错。”

志贵呵呵地笑了起来。

“但是，那样是不行的啊。没有倾注心血……”

仿佛被子弹射穿了心脏，又仿佛被人抓住身体晃来晃去，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我明明早就发现了这件事，却还是以为一切都会顺利。但是，志贵的话已经彰显了一切。

什么都没能画出来。

什么都没有付出。

志贵的话，对我有着双层的意味。

这既是在说她，也是在说我。

“这回，轮到我来追赶小美乃梨了啊。怎么样才能超越她呢？”

我吃了一惊。

志贵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我的意愿，从一开始就不值一提啊。）

志贵早已深陷宿业。

斋川也是一样。

不，奈奈子和贯之也是，只要是作为创作者，签订了创作契约的人，大家都背负着深深的宿业。

所有人都怀着与自己内心战斗的痛苦。

夜幕，将我们脚下以外的地方染成漆黑一片。漆黑的空间，仿佛连声音都要被吸走了，其中，只有志贵的身影在放着光。

看着走在前方的她，我突然回忆起了一句话。

“欢迎回来，主人公。前方还会是地狱啊。”

这是谁的话，又是为什么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这样啊，这就是地狱啊。

友人们纷纷前往战场，从此便不是友人。

这完全就是地狱。

我从绝望的未来回到过去时，已经发过誓了。

我绝不会忘记。和九路田对决时，我一心只为了做出最好的作品。

但从何时起，我再次生出了不忍。

结果便是这个啊。

我的腿在颤抖。这条夜路，是通往地狱的道路。

“恭也君，我啊——”

志贵停下了脚步。

“已经是孤身一人了，所以——”

她看向我。

“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这并不是告白。

相反，这是诀别。

背叛最爱的家人，选择修罗之道，踏上难以言表的世界。这句话，显示了她的觉悟。

这是一同前往地狱的契约。

这是怪物自我觉醒的瞬间。

“当然了……”

“嗯，谢谢。”

又是一阵强风。

吹起她柔软的发丝，遮住了她的脸。

风停后，志贵已经不再是那个我最爱的女生，而是变成了秋岛志野。

是下定决心面对自己宿业的创作者。

上空，飘下足以覆盖周围的白色雪花。这些静静落下的雪，仿佛不是这个世界的现象。无比地梦幻，简直像是故意挑这个时机降下似的。

至少以雪花，而不是泪雨，来迎接这场诀别。这是苍天的礼物。

我感觉很想哭。但我还是拼命忍耐。

“以后也拜托你啦，恭也君。”

“我才是，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志贵。”

终章 清晨的告白

新年过去，2009年开业的第一天。

“真稀奇啊，你竟然主动来找我。”

Succeed Soft的会议室，面对自己的尊敬的人，我准备述说自己的决意。

公司里还没来人。我刻意挑了上班前的时间，劳烦他前来见面。

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忙，也只能挑这种时间了。

“对不起，耽误您时间了。”

“没关系。所以，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呢？”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说实话，我也难以启齿。

但是，如果一直对他说谎，那会更加痛苦。

所以。

“关于前几天的事……我选择了和茉平前辈不同的道路。”

我直白地说了出来。

茉平前辈的表情未变。我以为他会露出惊讶或者悲伤的神色，但他还是一如既往。

“可以告诉我具体的原因吗？”

他用一如往常平静的语气，问道。

“是，请容我说明。”

之后，我的心意大概不会改变了。

所以，这也是对我生活方式的说明。

我从10年后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了人生。

如今，我将展示我至今为止的体悟。

“改善创作者的环境，茉平前辈的想法是对的。”

“谢谢。看来你同意这一点。”

我点点头，继续说：

“但是，管理一切，像工厂一样去进行创作，并不合乎我的心意。”

他的想法过于极端了。

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可以侵蚀创作的本质。为此，他也不惜破坏企划。

“产品，是如何制造的呢？”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茉平前辈反问。

“如果是工业制品，那只要设计工序，编写指引，然后设置机器和人工即可。”

虽然可能会有机器故障和人为失误，但只要工序可以正常运转，便能按照预定，自动准时地做出产品。

“如果不能，那也只要修改工序、调整机器、培训工人即可。”

“没错。我想达成的，正是这种——”

我打断了他。

“但是，游戏制作，不，创作的现场，这真的是最优解吗？”

茉平前辈的表情泛起了一丝涟漪。这或许是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

“以插画为例。素描的歪曲可以纠正，服装设计过时的话，也能通过参考资料进行改善。”

“不错。不单单依赖总监的感觉，而是通过规范化，切实减轻劳动强度。”

“可是，从0生出的灵感又该怎么做呢？”

我中途摇摇头，否定了茉平前辈的话。

“靠这样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吧。只要归纳众多想法，从中抽取精髓，应该便能受到半数以上人的支持。”

“这不是很好吗，哪里不行呢？”

我回忆着志贵、斋川这些创作者苦心创作出的作品。

“那种东西，面对创作者的真心，实在不值一提。”

我久违地想起了这个词。

我曾用这个词鼓舞过停滞的奈奈子，也曾唤醒过放弃创作的贯之，而这个词也让志贵脱胎换骨了。

真心。

这是能将人的能力增强数倍，集中精力产生的结晶。

我绝不会忘记，由它产生的无数奇迹。

“创作者是一群怪人。是无法进行计算的。不一定何时会产生什么。他们的工作，便是在看不见出口的黑暗中，努力寻找答案。”

关心他们的身体和内心，创造出作为人所需要的环境。

虽然这只是最低限度的需要，但也是无法计算的。

创作是幸福的，虽然会有很多痛苦，但还是幸福的。所以，创作者们不知何时，便会忘记时间，忘记自己是个人，听不见别人劝阻的声音，只会不断前行。

“我们这样的外人，只能只可能，不，是超越一切可能，跟随他们，与他们命运与共……这才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创作变成工厂，不可能让所有人如臂使指。

即便真的可以通过集体智慧完成，但在一个人的人生面前，那实在是黯淡无光。

因为未知，所以才有趣，会痛苦。这便是创作。

“创作绝不是普通的工作。正因为不普通，作品才能打动人心，成为无数人的救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憧憬这个业界，准备将它作为自己的事业。”

借用茉平前辈的话，我说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以上。”

我说完后，现场沉默了下来

窗外，依然是一片沉静的世界。安静而紧张的氛围，支配了清晨的会议室。

茉平前辈静静开口：

“你……”

他思索了一下语言，正面看着我。

“哪怕会毁坏无数人的身体和精神，让他们感到痛苦，你也认为，有必要要创作的东西吗？”

我瞪大了眼睛。

这是暴论，是投机取巧的说法。

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早已有了答案。

“有的——”

我想起了志贵。

那已经不是我和奈奈子交谈时，想到的模样。她早已斩断了迷茫，甚至让我感到一丝神圣。

创作绝不是流水线作业。即使想要按预定流畅推进，也可能会在意料之外的地方卡住。

产出之前的过程是十分不完全和不稳定的，所以我们才能从中窥探到神的伟绩。

我想起了一个不惜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要不断创作自己的世界的女人，最后，她的身影变成了全神贯注面向数位板，我最信赖和尊敬的创作者。

这绝不普通。不可能普通。

这种评价，对她们太失礼了。

（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的内心渐渐有了明悟。

原本模糊的东西，渐渐有了形状。

茉平前辈的表情恢复了正常。那是平时工作时的稳重表情。

“即使如此……我也信任桥场君。”

“谢谢您。我也依然尊敬茉平前辈。”

“之后的工作里，我希望我们还会是工作同伴。”

说到这，他遗憾地低下了头。

“不过，看来我们现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啊。”

他明确断言。

茉平前辈为何如此讨厌传统的做法呢？甚至想要将它全盘否定。

我不理解，但也没有询问的理由。

若是堀井先生说得不错，必要的时候，我或许能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但如今，我已经失去了了解的机会。

“下次再聊吧。我还没有放弃你呢。”

“谢谢您。”

茉平前辈静静地离开了房间。

关门声响起，房间被寂静包裹。

还没到开业时间。简直像是整个世界都空无一人似的，房间里无比安静，仿佛连时间都停止了。

这是个无法回头的选择。认识了许多可爱的女孩，和她们成为朋友，甚至得到了她们的仰慕。和她们交往、建立家庭，然后参加工作……这种未来原本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明白，这种幸福的未来其实并不幸福。明明知道，但我又迷茫了。

我早已深处地狱之中，但依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如今，道路已经完全确定了。

自己到底想要去哪？

回到10年前，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已经到了，要得出答案的时候了。

“必须要解决啊。”

我自言自语着，拿起一旁的一沓纸。

这是我从去年年末起，便一直在思考的企划书。

这是我和我们未来的企划。

作为一名创作者，面对已经展翅翱翔的朋友们，我也下定决心，开始了前进。

这里，有我们至今经历的一切。

在苦难的最后，我们做出了作品，脱离了危机。

为缺乏自信的女生，创造了机会。

然后，因为妥协，险些失去了友人的未来。

在另一个未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一切，我都融入了这份企划里。

“做吧。”

清晨的阳光照入会议室。从百叶窗的缝隙中映入的阳光，照在我手中的企划书上，熠熠生辉。

企划，还没有完成。虽然看起来很厚，但里面只是罗列着我猛烈的思绪，还称不上是企划书。

但是，我可以断言。相比于我之前做过的所有企划，这份不完全的企划，拥有超越一切的可能。

而且，我也拥有相信这份可能，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接纳大家，做吧。”

让奈奈子觉醒，带贯之回归，将志贵变成怪物。

我感到恐怖。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战栗，想要借别人的话，减轻自己的罪过。

我如今才发现，这早就没用了。我从很久以前起，便已经处在地狱的尸山血海之中了。

我能做的，便只有成为战斗的大家的防波堤。

虽然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封面上早已决定了标题。

一边玩弄我，一边给我机会，如今依然在咆哮的暗之力。

无人能够抵御，切断所经一切的残酷之刃。

积累产生历史，解惑创造未来。永远的秘宝。

在过去的世界里，我曾一度听到过这个名字。那是未来的Succeed Soft制造的超大作。虽然只知道这个，但不知为何，这个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中。

我从中感到了命运，所以将它写了下来。

《Mystic Clockwork》。

如今甚至不见只鳞片爪，象征我闯入的“时间”的标题。

后记

终于到了第9卷了。对于从一开始便支持本书的读者而言，我们已经相处了4年的时间。刚开始写作时，我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写到哪里呢？”而如今，我对这本书的想法，已经变成了“这本书会写到哪里呢？”我依然有很多想写的东西。恭也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渐渐发生了变化，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和往常一样，继续守护他们的道路。顺便透露个小知识，9卷的章标题，是出自自我最喜欢的福冈歌曲。

本卷出版的时候，TV动画也差不多开始播出了吧。从动画企划开始到如今，也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作为系列构成和剧作者，我深入地参与了动画的内容，到底会是一部怎么样的作品呢？还请大家尽情欣赏。

往常这个环节都是一些枯燥的问候，但因为正文篇幅的原因，所以实在不好继续说废话了。不幸中的万幸，我恰好十分擅长这类短文，虽然也不至于像以往轻小说中经常见到的，因为“后记没东西可写”，就净写些日常杂事，但我依然很担心，真的会有人喜欢读这种正经的东西吗？如果有人想看作者犯傻的话，敬请关注Youtube木绪なちChannel。（自然顺滑的宣传）

以下是谢辞。在越发严肃的故事中，依然能变幻自在地美妙插画的えれっと老师，这卷也谢谢你了。您的第一感想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编辑T老师，在您百忙之中，还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让人惶恐，今后也请您多多指教。创作出热情洋溢、趣味盎然漫画的闪老师、责编K老师，今后估计也会面临很多难关，还请你们多多指教。TV动画的各位工作人员，这虽然是一部很难改编的作品，但还是感谢你们做出了一部充满热情的动画。希望动画能够大受欢迎。然后，是一直支持“读起来费神”的本书的各位读者，前面已经不远啦，龟甲老爷爷如此说道。但是这个不远又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今后，还请大家继续关照。

祝各位生活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木緒なち 拜启

感谢您本次购买《我们的重制人生~怪物的起点~》！

斋川的勇往直前纯粹而充满力量，我也要向她学习！

而且还是珍贵的眼镜娘。太棒了！！

2021.7

えれっと

从开坑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间，到现在才将9卷翻完献给大家，让大家久等了。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原因，从β3以来，我的翻译速度就一直挺慢的，虽然之前在群里也解释过几次，在这里也再和大家说声抱歉吧。因为我进展缓慢的问题，中间也有过几个朋友自己翻译过本卷，感谢你们对本书的喜爱，以及对国内本书读者们的贡献。今后翻译速度这一块可能也无法也根本的好转，但我还是会努力将本书的翻译跟到最后，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

9卷可以说是所有人都得到成长的1卷，也可以说是人物定型的1卷。不论是好还是不好，像作者自己说的，恭也他们的立场和思想都渐渐发生了变化。斋川和志贵的事后，恭也将创作比喻成是地狱的尸山血海，为了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要自己化身怪物，从此走上了和康君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对这一卷的感情是复杂的，刚读完时，我感到十分悲哀，像康君一样，我不知道为了创作，把身体和精神拖垮，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斋川和恭也都失去了人情味。一些群里的朋友或许会记得，我翻译到那里的时候，在群里发了很多牢骚。但不论如何，我还是爱第9卷的，所以它才能带给我这么多的情绪，所以我刻意将这本书最后的这些内容放在一天里全部放出，希望你们也能有一个好的阅读体验。我真切地祝愿书中的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希望他们既是创

作者，又是志同道合的友人，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总之，见仁见智吧，书中的众人各有各的想法，想必各位读者也会各有自己的体悟。

翻译前几卷的时候，我一直没写过译者后记这种东西，主要是不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各位，不想影响大家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一般也很少在正文里加什么批注，加的话，一般都是些注释的东西。而这卷之所以会写，一是就翻译速度问题再向大家做个报告，二是这一卷的确比较特殊，所以多少发泄一下情绪。这次翻译完的时候，阿农还没有回我，我也懒得回头再看了，所以也没人校对。如果发现有错别字，就捏着鼻子看吧，或者给我说声也行。也浪费了大家不少时间了，祝各位参加四六级考试、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的朋友考试顺利。又到了白色相簿的季节，祝大家事业、生活、爱情一切顺利，Merry Chirtmas。

一寒

希望各位能一直喜欢着我们的重制人生这本书！也宣传一下我们的群，1044782065，欢迎来玩！

华莱士

あとがき

このたびは。
『ぼくたちのリメイク～怪物のはじまり～』を
手に取って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斎川のひた向きさは純粹にパワフルで
見習いたいものです…！
そして貴重なメガネっ子成分。最高だぜ!!

2021.7
えむと(15)

